

地心游记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地心游记

原著 儒勒·凡尔纳

改写 倩 倩

目 录

征服者罗比尔.....	(1)
一 挑战.....	(1)
二 绑架.....	(8)
三 抗议	(12)
四 逃跑	(21)
五 航行	(28)
六 救难	(35)
七 准备	(44)
八 爆炸	(49)
九 征服	(54)
地心游记	(63)
一 破译羊皮纸	(63)
二 出发	(68)
三 真正的旅程	(74)
四 渴	(79)
五 得救	(84)
六 剩我一个人	(91)
七 地中海航行	(99)
八 最后的旅程.....	(109)

征服者罗比尔

一 挑 战

“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们，我叫罗比尔，而且无愧于这个名字。我今年 40 岁，但看上去还不到 30，铁打一样的筋骨，经得起任何考验的体魄，过人的膂力，还有即使在鸵鸟世界也堪称首屈一指的胃口。”

这里是位于美国费城韦尔顿学会的大礼堂。在讲上面话的自称罗比尔的人突然闯进来的时候，在这个大礼堂里，一百来名气球主义者，一律带着礼帽，激动、骚乱、指手划脚、高谈阔论、争吵不休。他们只是些气球爱好者，但是些狂热的爱好者，尤其是那些想以“重于空气”的机器——飞行器、飞船或其他什么东西——来取代气球的人的死对头。其实不过是“气球主义者”们的一次普通会议，讨论在当时激动人心的问题——气球的驾驶问题，但是因为螺旋桨应安在前部还是尾部，两大阵营互不相让，会场的紧张气氛几近白热化，连学会主席普吕当大叔和秘书菲尔·埃文思都控制不

了了。

这时罗比尔闯了进来。罗比尔看上去确实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中等身材，身子呈几何形状——等腰梯形，梯形较长的那条底边就是肩膀，上面是一个由强壮的脖子连接起来的滚圆的大脑袋。他有一双稍不如意就会发出白炽的光芒的眼睛，一对显得毅力过人、永远紧皱着的眉毛，像一丛铁丝般短而略髻的、发出金属光泽的头发。此外还有像铁匠的风箱一样起伏着的宽阔的胸膛以及与身躯颇为相称的手臂、巴掌、腿和双足。

这个出色的人物是打哪儿来的？这可不好说。不管怎样，他说的是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继续说道：

“尊敬的公民们，在你们面前站着的是个精神毫不逊色于肉体的工程师。我天不怕、地不怕，人也不怕。我的意志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屈服过，如果我认定了一个目标，那么全美洲、全世界联合在一起也不能阻止我去达到这个目标。当我有一个想法时，我就要大家赞同而不能容忍异议。我之所以强调这些细节，尊敬的公民们，是因为必须让你们对我有较彻底的了解。现在，你们在打断我以前先想一想吧，因为我来这里是要讲些也许不合你们的胃口的事情的。”

会议厅前排开始发出激浪拍岸的声音——这是大海即将变得波涛汹涌的信号。

罗比尔却并不在意听众的想法，照旧说了下去：

“是的，我知道，在经过一个世纪毫无结果的试验、徒劳无功的尝试之后，仍然有一些头脑不健全的人顽固地相信气

球能被驾驭。他们以后可以把电动机或是其他什么发动机用到他们那些自命不凡的、在空气中阻力那么大的皮囊上去。他们自以为能像驾驭海上的船只一样驾驭气球。难道因为有那么几个发明家在晴朗或基本晴朗的日子里斜顶着风或是逆着一阵微风前进,就能使比空气轻的航空器变得切实可行吗?算了吧!你们这一百来人相信着你们的迷梦能够成为现实,将成千成万的美元丢到空中——倒是没有丢进水里,这真是不可思议!”

真有点奇怪, 韦尔顿学会的会员们听到他这么说竟然没有作出反应。难道他们都变得又聋又哑又有耐心了? 还是想克制自己, 以便看这个大胆的反派会走到什么地步吗?

罗比尔又说:

“怎么, 气球! ……要得到一千克浮力就得用一立方米气体! 想让一个气球凭借机器的力量来对抗风的力量? 但这不是说, 人类应当放弃利用这个绝妙的交通条件, 征服空气, 改造旧世界的民风政习呢? 绝对不是! 正如人类已经借助船只, 借助桨、帆、齿轮或螺旋桨成为海洋的主人一样, 人类也将凭借比空气重的机器成为大气空间的主人。因为只有比空气重, 才能比空气强!”

这下子会场可炸了起来。那些嘴巴就像枪筒炮口, 对准罗比尔一齐吼叫起来。这不是在向气球主义者们挑战吗? 这不是意味着“比空气轻”和“比空气重”两派之间又将重开战事吗?

罗比尔连眉头也不皱。他双手交叉在胸前, 勇气十足地等待会场重新归于平静。

普吕当大叔做了个手势，下令停火。

于是罗比尔又说：“是啊，未来是属于飞行机器的，空气就是支持它的可靠桥梁。如果以每秒 45 米的速度向上喷射一股气流，这股气流就能托住一个人，只要他鞋底面积有 $1/8$ 平方米就行。而如果气流速度达到 90 米，他就能在上面光着脚走路。当螺旋桨的叶片以这个速度排开空气时，也可得到同样的效果。”

罗比尔所说的，正是在他以前的所有飞行事业的拥护者们所说过的话。对于飞行事业的敌人，即那些认为飞鸟只需将体腔内的空气加热就能在空中停留的人，他们为什么迟迟不予作答呢？他们不是已经证明，一只 5 公斤重的老鹰，仅仅为了在空中停留就得要 50 立方米的热空气吗？

这就是罗比尔在一片吵嚷声中以不可辩驳的逻辑所证明的。他把下面一段话作为结论向气球主义者们劈头盖脸地摔了过去：

“就凭你们的飞艇，你们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干不成、什么也不敢干！你们气球飞行家中最大胆的人约翰·怀斯虽已横越美洲大陆飞行 1200 英里，却不得不放弃飞越大西洋的计划！打那以后，你们在这条道路上就一步也前进不得，哪怕就是一小步！”

“先生，”这时普吕当大叔按捺不住了，“您忘了我们不朽的富兰克林在第一个热空气气球出现时，在现代气球行将诞生的时刻所说的话：‘这还只是个婴孩，但他会长大成人的’。它确实长大成人了……”

“不，主席，不是长大成人！而是发胖了，这并不是一回

事！”

这是对韦尔顿学会的直接攻击，这个学会决定、支持、资助了制造一个硕大无朋的气球工程。因此会场上马上此起彼伏地响起一阵吼叫：

“打倒不速之客！”

“把他扔下讲台！……”

“以便向他证明他比空气重！”

但大家还只是说说而已，并未付诸行动。因此泰然自若的罗比尔还能叫道：

“进步绝不属于飞艇，气球主义者公民们，进步属于飞行器。鸟类会飞，但它不是气球，而是机器！”

“是的，它会飞，但却是违反一切力学原理而飞的！”

“真的吗？”罗比尔耸耸肩膀答道，“人们研究了大大小小的能飞的生物的飞行后，这个简单的思想就占了上风：模仿大自然就行了，因为大自然从来不会弄错。在每分钟扇动翅膀不到十下的信天翁、每分钟扇动 70 下翅膀的鹈鹕……”

“71 下！”一个嘲讽的声音说。

“每秒振翅 192 下的蜜蜂……”

“193 下！”又有人嘲弄地叫道。

“330 下的普通苍蝇……”

“330 零半下！”

“和几百万下的蚊子之间……”

“不对！……几十亿下！”

罗比尔虽然一再被人打断，却仍不中断自己的论证。

“在这种种差异之间，”他又说，“有着找到切实可行的解

决办法的可能。当德·吕西先生发现鹿角锹甲这种体重两克的飞虫竟能提起 400 克，即比自身重 200 倍的物体时，飞行的问题就已解决了。此外，业已证明，动物体积和重量越大，其翅膀面积就相对地越小。从那以来，人们设想或制造了 60 多种飞行机器……”

“一架也没飞起来！”学会秘书菲尔·埃文思叫道。

“飞起来了，或即将飞起来。”罗比尔不慌不忙地答道，“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名字命名这些机器，但不管它们叫什么，总之，将使人类成为天空主人的飞行器已经造出来了。”

“哦，又是螺旋桨！”菲尔·埃文思顶他道，“据我所知，鸟类是没有螺旋桨的……”

“有！正如珀诺先生所证明的，鸟类实际上就是个螺旋桨，其飞行是螺旋运动。”

“这样的旁门左道，

圣爱利丝（意为螺旋桨）啊，

请别让我们碰到！……”

有个会员记住了哈罗德《赞珀》里的这段曲，这时便哼唱起来。

于是大家齐声重复着这个叠句，那种腔调简直能使这个法国作曲家的在天之灵听了发抖。

随后，当最后几个音节淹没在一阵可怕的喧嚣和嘲骂声中时，普吕当大叔发话了：

“陌生人公民，我要提醒您，飞行的理论已被宣判破产，并遭到美国 and 外国大多数工程师的唾弃。这种理论欠下的债，有萨拉冉·沃朗在康士坦丁堡的遇难，沃阿道尔在里斯本的

死亡，勒蒂尔在 1852 年和格鲁夫在 1864 年的丧生，这还不算我忘了名字的牺牲者，至少还有神话中的伊卡尔……”

“这种理论并不比另一种理论更应受到非难，”罗比尔反唇相讥道，“那另一种理论的殉道者名单上包括加来的皮拉特尔·德·罗济埃、巴黎的布朗莎尔太太、掉到密执安湖里的唐纳森和格里姆伍德，还有西韦勒、克罗塞—斯皮内利、埃卢瓦，以及大家难以忘怀的其他许多人！况且，你们的气球再完善也达不到可以实际应用的速度。你们得用 10 年来环游地球，而飞行机器只要 8 天就够了！”

这话又引起了整整 3 分钟的抗议和反对的叫喊声，直到菲尔·埃文思得以发言为止：

“飞行家先生，您刚才夸耀了飞行的好处，您自己‘飞’过吗？”

“当然！”

“您征服了空气？”

“也许如此，先生！”

“征服者罗比尔万岁！”一个嘲弄的声音传来。

“好吧，不错，征服者罗比尔，这个名字我接受了，我就用这个名字，因为我有这个权利！”

“而我们也有怀疑的权利！”

“滚出去！”台下又响起这种声音。

“滚到街上去！”

“把他大卸八块！”

“把他处以私刑！”

“把他拧成螺旋桨！……”

气球主义者们怒气冲天。他们站了起来，围住了讲台。罗比尔在手臂组成的麦束中间消失了，这些麦束像在暴风骤雨吹打下似地摇摆着。

突然，乱叫乱嚷的人群纷纷后退，罗比尔从口袋里抽出手来，向前面几排疯狂的人们伸出去——他的双手戴着美国式的铁手扣，它们同时又是手枪，手指一动就能打响——袖珍连发手枪。

枪响了，是朝空中放的，没伤着任何人。那工程师消失到硝烟之中，等硝烟消散之后，他就不见踪影了。征服者罗比尔飞走了，仿佛是被某种飞行器带上了天空。

二 绑 架

韦尔顿学会的会员们在经过风狂雨骤的讨论后离开会场时，已经不止一次地使沃尔纳特路及邻近几条马路充满他们的喧嚷了。这一带的居民已经不止一次地、确有理由地抱怨过这些闹得家家户户不得安宁的吵吵嚷嚷、无休无止的讨论。警察也不得不屡屡出面干预，以保证行人过往通畅，这些行人多半对航空问题不感兴趣。

然而会员们是情有可原的：竟有人打上门来了。有个同他们一样狂热的“比空气重”派对这些狂热的“比空气轻”派说了些极不中听的话，而当大家正要给他应得的惩罚时，他却不见了。这可不能善罢甘休！

于是韦尔顿学会的会员们成群结队地涌上街头，走遍了

整个街区。他们甘冒因侵犯人权而要付出赔偿的风险，弄醒那些居民，强行进行搜查。然而，他们白白折腾、搜寻了一气，哪儿也不见罗比尔的身影。人们只好作罢，但分手前都发誓要把搜索范围扩大到包括南北美洲在内的整个新大陆的所有地方。

将近 11 点时，整个街区大体上又重新归于宁静，费城又重新进行甜蜜的梦香。

在最重要的气球主义者中，有两人——只有他们看来还不那么早就回住处。他们就是势不两立的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

说起他们的势不两立，这里有必要介绍几句：

普吕当大叔可是费城的知名人物，他极其富有，他拥有尼亚加拉瀑布的大部分股票；他又是单身汉，生活简单朴素，唯一的仆人就是听差弗里科兰。

而菲尔·埃文思也非常富有，他是沃尔顿钟表公司的老板，其表的质量可与瑞士的头等货色媲美。他和前者一样年届 45 岁，同样身强力壮，同样不愿以独身生活的确实而牢靠的好处去换取婚后生活的难以预卜的幸福。

这本是一对天生的知音，但他们却互相不理解。也难怪，当初在投票选举学会主席时，两人的票数在经过了 20 次投票后依然不相上下，最后是在近乎游戏的一场较量中，菲尔·埃文思的针扎到白纸黑线那个中点的准确度比普吕当差了 3/1500 毫米，而眼睁睁见普吕当成为学会主席，自己只好当了秘书。但他的怨恨虽然藏而不露，却是十分强烈。

“不，先生，不！”菲尔·埃文思一再说道，语气十分激

动，“我如果有幸担任韦尔顿学会主席，那么永远，永远也不会发生这种丑事。”

“那么您会怎么行事呢？”主席问。

“我会不等他张开嘴巴就把这个侮辱大家的人的话头打断。”

“我觉得，只有等人讲了话才能打断话头。”

“在美国可不是这样，先生，在美国可不是这样。”

普吕当的听差弗里科兰一直在学会门口等主人，主人一出来也就一直跟在身后。可两个人的对话越来越尖刻，互不相让，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区了还不见停止，以致他们得绕一大圈路才能回到家里。

夜色很浓，素来胆小的弗里科兰眼见主人越走越远，越走越偏僻，心里十分害怕，不时东张西望，果然发现有五六个人影已跟了好长的路了。可他不敢打扰主人，他知道那样会迁怒主人的，他也知道主人一直想辞掉他却最终仍留下他的唯一原因是担心找个比他还差的。

渐渐地，三个人到了一片高大的用材林中间，树木的梢顶沐浴在最后一道月光下。林子边上是一块宽阔的林中空地，是进行赛马、竞技的绝妙场所。

此时两位对头的争执正达到了顶点，谁也没有留心看看四周稍加注意就能发现的变化：怎么，前天晚上刚建了一个面粉厂吗？看那一大片风车磨坊，那些停着不转、在若明若暗中张牙舞爪的风车翼子，谁不会说那是个面粉厂呢？

弗里科兰也没有看到，但他觉得那几个高大的身影靠向他们越来越近了，他怕得抽起筋来，四肢瘫软，毛发直竖，用

剩得最后一点儿力气叫道：“主人大叔！……主人大叔！”

“你到底有什么事？”普吕当大叔问道。

还不及回答，突然林子里一声口哨响，说时迟，那时快，六条汉子从那用材林里蹦了出来，两个扑向普吕当大叔，两个扑向菲尔·埃文思，两个扑向跟班弗里科兰。最后两个人显然是多此一举，那黑人早已没有还手之力了。

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虽然遭到突然袭击，却还想进行抵抗。但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进行抵抗。几秒钟内，他们就被堵上嘴巴喊不出声音、蒙住眼睛看不见东西了。他们被人按着捆住手脚，迅速地抬过林间空地。他们怎么想呢？不是遇上了专在树林深处掳掠晚归行人的无法无天的歹徒，那还能是什么人？然而根本不是如此。那些人连他们身子也不搜，普吕当大叔像往常一样随身带着几千美元的纸币。

总之，这场袭击一分钟过后，普吕当大叔、菲尔·埃文思和弗里科兰感到自己被人放在一种什么地板上，而不是空地的草地上，他们身子的重量压得地板吱嘎作响。那些袭击者之间却并未交换过一句话。三个人一个挨着一个地躺在那里。一扇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锁舌在铁锁横头里刺耳地响了一声，告诉他们已经成为俘虏了。

一种持续不断的声音响了起来，像是有什么在震颤，呼噜噜地作响，无休止地延续着；而除了这声音，在这个如此宁静的夜晚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三 抗 议

整整一个小时里，囚徒们的境遇没有变化：不能看、不能说，也不能动。没人来看他们，也没人来恢复他们的行动和说话的自由。

这时却发生了这样的事：菲尔·埃文思悄悄地弄松了捆住他手腕的绳索。然后，渐渐地，绳扣解开了，手指一个一个地滑脱出来，他的手又像平时一样活动自如了。他解开了蒙住眼睛的带子、掏出塞住嘴巴的东西。然而，一团漆黑，他什么也看不见。

找到他的对头后，没有迟疑地替他松了绑，用他的小猎刀只几下就割断了捆住普吕当大叔手脚的绳结。

“菲尔·埃文思！”

“普吕当大叔！”

“在这个地方，再也无所谓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了！”

“你说得对，”菲尔·埃文思答道，“现在只有两个人要对第三个人报复，对这个人的谋害行为给予严厉的报复，他就是……”

“罗比尔！……”

“就是罗比尔！”

当菲尔·埃文思要给听差松绑时，被普吕当大叔制止了，他说：

“先别忙，我们会被他的诉苦烦死，除了训他还有别的事要干呢！”

“什么事？”

“逃跑，如果有可能的话。”

“就是不可能也跑。”

说干就干。两人伸出双手，摊开手指，在小房间的壁上摸来摸去，寻找接头或是裂缝。可是什么也没有。

菲尔·埃文思用刀子去挖门旁边的墙壁，想挖出一个洞将门打开。可是除了把刀子弄得缺口断尖，一无所获。

普吕当大叔开始咒骂起来，用脚使劲顿着地板，手里扼住想象中的罗比尔的脖子。

解开当差的绳子后大叔有点后悔了，因为黑人喋喋不休地唠叨起来。

“我们可能饿死在这个牢房里，但我们决定等吃尽能延长我们生命的一切可供食用的东西后再死……”普吕当大叔说。

“要吃我吗？”声音怯怯的。

“你还是别叫人想起你来为妙！”

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他们脚下的地板仿佛发出空洞的声音，好像没有直接搁在林中的空地上。是的！那种难以解释的呼噜噜的声音仿佛就在地板下面震响，这一切都令人放心不下。

“我们刚被关进来的时候，我分明闻到了青草的清香和公园里树脂的气味。但现在我怎么什么都闻不到了。”

“的确如此。”

“这该怎么解释呢？”

“怎么解释都行，菲尔·埃文思，除了说我们的牢房已经挪了地方。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是呆在前进着的车子或航行中的船只上，我们应当能感觉到的。”

这时，一道朦胧的光线透过开在房门对面的墙壁上方的狭窄窗口照进来。该是早晨四点光景了，因为在6月份，在这个纬度上，费城的地平线正是在这个钟点开始被晨曦照白的。

然而大叔弄响他的弹簧表时，铃声却只打了两点三刻。

“我的表慢了？”

“沃尔顿钟表公司的表会慢！”菲尔·埃文思叫道。“我们大概可以一直爬到窗口那儿，看看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

过了一会儿，菲尔·埃文思跪在弗里科兰的肩上，眼睛够到了窗口的高度。

“把玻璃打碎，也许你可以看得清楚些？”普吕当大叔建议。

菲尔·埃文思用刀把猛击玻璃，玻璃发出银铃似的响声，但没破。更猛地敲，结果一样。

不过外面相当亮了。秘书使劲往外看。

“看到什么没有？”

“什么也没有。”

“我们不在林间空地里了？”

“既不在林间空地，也不在公园里。”

“你至少看到屋顶或者建筑物的顶端吧？”普吕当大叔越来越失望，变得恼怒起来。

“没有屋顶，也没有任何东西的顶端，只有空间。”秘书

无可奈何地答。

正在此时，房门打开了，一个人出现在门口。正是罗比尔。

“尊敬的气球主义者们，”他声音庄重地说，“现在你们可以自由行动了，是的，在‘信天翁号’的范围内！”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冲出了房间。

他们看到了什么？

在他们脚下一二千米的地方，展开了一片他们不认识的大地；一条绵延曲折的水带，像一条普通的小溪流似的在一个地势起伏不平的地区斗折蛇行，周围是些在旭日照耀下波光粼粼的泻湖。

“这是在周游世界吗？”菲尔·埃文思挖苦地问。

“不仅如此。”罗比尔答道。

“要是我们不愿意做这番旅行呢？”普吕当大叔问。

“你们必须愿意！”

这就是“信天翁号”的主人和他的“客人们”今后关系的预演。

“普吕当大叔，”菲尔·埃文思说，“如果我没弄错，我们该是在加拿大中部的上空飞行，那条打西北面流过的河是圣劳伦斯河。我们身后的那座城市，是魁北克市。”

这么说来，“信天翁号”已经飞到了北纬46°的地方——这就是天为什么亮得那样早，黎明又延续得那样长的原因。

罗比尔见两人又把注意力转移到机器的外部结构上，便说：“先生们，现在你们相信比空气重的机器是能够飞行的了吧？”

没有回答。

“怎么，你们不说话？大概是饿得说不出话了！我既然决定带你们上天，请相信我是不会用没多大营养的大气来款待你们的。你们第一顿午餐正等着你们呢。”

两人被领到甲板尾部舱楼里的一间餐厅，那里摆着一桌干净饭菜，菜肴是各种罐头。其中有一种糕，用面粉和肉末做成，夹杂着一些肥肉来提味，这种糕加水煮沸后便成为一种极为可口的菜汤。此外，还有煎火腿片。还为他们沏了茶。

一小时后，两人又出现在甲板上。罗比尔不在了。尾部的玻璃舱里，舵手两眼紧盯着罗盘，从容不迫，毫不犹豫地沿着工程师指定的路线前进。一位被指定看管机器的技师助手从一个舱楼到另一个舱楼来回巡视着。

“信天翁号”已经飞出云区，大地在他们身下 1500 米处重新出现了。

“那儿很像特利尔。”秘书说。

“蒙特利尔？……可是我们离开魁北克最多才两小时啊！”主席答道。

“这说明这个飞行机器的移动速度少说也有每小时 100 公里。”

事实上这速度还能提高一倍，亦即能以接近每秒 50 米的速度飞行。一句话，正如罗比尔说的，“信天翁号”如果发挥出它的螺旋桨的全部潜力，就能在 200 小时、也就是 8 天之内环游地球。

罗比尔这时走近两个人的身旁。那两人装作对他们所见到、所身不由己地体验到的一切毫不惊奇。罗比尔并不露声

色。他们之间的谈话虽然中断过两个多小时，他却像是在继续一场从未中断的谈话似的。

“先生们，你们看到了，我不需要任何风帆推动，也不需要木桨或车轮帮助，更不需要铺设铁轨，有空气就足够了。包围着我的大气，就如包围着潜水艇的水；我的推进器在空气中前进，就和汽船的螺旋桨在水中前进一样。这就是气球或其他比空气轻的装置永远办不到的。”

罗比尔说完，做了个手势，推进螺旋桨立即停了。“信天翁号”在惯性作用下继续前进了近 2000 米，然后就停住不动了。

罗比尔又做了第二个手势，提升螺旋桨飞快地旋转起来，快得可以把它们比作正在进行试听的警报器。那“呼噜噜”的声音几乎升高了八度，但强度却因空气稀薄而变小了。飞行器像只云雀，尖叫着直插云霄。

“主人！……主人！……这可别散架了！”弗里科兰一再拚命叫道。

罗比尔仅仅报以轻蔑的一笑。几分钟内，“信天翁号”升到了 2700 米的高处，他们的视野一下子扩展到 70 英里开外的地方。接着，气压计降到了 480 毫米，说明他们已经升到 4000 米的高空。

这个试验做完后，“信天翁号”重新降了下来。因为高层大气的气压降低会使空气中的氧气减少，而血液中的氧气也随之减少。这是有些气球飞行家遇到严重事故的原因。罗比尔觉得没有必要冒这个危险。

“罗比尔工程师，”普吕当大叔再也按捺不住怒火了，“我

们要问你一个问题。”

“说吧。”

“你有什么权力对我们进行袭击？有什么权力把我们关在舱房里？有什么权力违背我们的意愿把我们载在这个飞行器上带走？”

“那你们有什么权力在你们的学会里对我进行侮辱、嘲骂、威胁，以致我对自己能够活着出来感到奇怪？”

“正面回答！”菲尔·埃文思说。

“这是强者的权力！”

“真是厚颜无耻！”

“事实如此！”

“信天翁号”当时正在安大略湖这面无垠的明镜上空。接着又穿越库珀曾经那么富有诗意地讴歌过的地区，沿着这个广漠的湖泊的南岸，飞向一路飞溅着瀑布、把伊利湖水注入这里的那条著名的河流——尼亚加拉河。

瞬息间，一种雄壮的、暴风雨般的怒吼声迎面扑来。空气明显地凉爽起来，仿佛有人将某种潮润的水雾洒向天空。

“尼亚加拉大瀑布！”秘书失声叫起来。

马蹄铁状的水帘飞流直下。那简直就像一般巨大的水晶熔流，掩映在水雾折射的日光所形成的千万道彩虹里，蔚为壮观。

第二天早上5点光景，两个睡得并不好的人来到平台上——或曰飞行器的甲板上——散步。他们想从罗比尔口中得知他究竟要干什么。罗比尔迟迟没有出现，飞行器的前部有个监察哨（防止机器像船触礁一样碰到山上去），舵手在甲板

后部倒是没变。

普吕当大叔借助一副他在舱房里找到的航海望远镜，轻易地辨认出他们飞临的城市或地区：芝加哥市、密西西比河、衣阿华大平原、奥马哈市、密苏里河……

“看来这个要把我们带到地球另一头的荒谬计划是真的了。”一位说。

“而且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另一位说，“哼！叫这个罗比尔小心点吧！我可不是听他随便摆布的人！……”

接下来的一天早晨，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感到寒气逼人。气温的骤降并非由于气候的变化，太阳依旧灿烂辉煌。

“这大概是由于‘信天翁号’升高了。”菲尔·埃文思说。

的确，挂在中间那个舱楼门上的气压计已经跌到了 540 毫米，这表明他们升高了大约 3000 米，而且一小时前它肯定超过了 4000 米，因为它身后耸立着几座终年积雪的山峰。“信天翁号”有可能在夜间向南或向北偏离原来的航线，而且飞行速度极高，因为他们已经晕头转向了。

7 点光景，他们终于发现了落基山脉。如果飞行器的螺旋桨像鸟儿高飞一样鼓足翅膀，它是能越过山脉的最高峰的，可是“信天翁号”飞进了峡谷。它放慢了速度，以防蹭到陡壁。舵手准确的动作使精确灵敏的舵轮更发挥出了良好的效果，仿佛他是在皇家泰晤士俱乐部的比赛中驾驶一艘第一流的小艇一样。

这真了不起！不管那两位“比空气重”的反对者多么不乐意，也不能不对这样的空中交通工具惊叹不已。

飞越落基山脉，飞行器恢复了 100 公里的时速，而且降到几百米高度。这时传来几声汽笛声，原来是一列太平洋铁路的火车正向盐湖城开去。

飞行器继续下降，跟着全速行驶的火车前进。它马上被发现了：先是车厢门口露出几个脑袋，然后越来越多的人挤到连接火车的平台上，有几个甚至爬上了双层车厢的车顶。惊叹声和“乌拉”声响彻天宇，可是这也没有把罗比尔引出来。

两位俘虏徒劳地想利用这个机会让人知道他们的下落，在白费力气地大叫：

“我是费城的普吕当大叔！”

“我是他的同事菲尔·埃文思！”……

“信天翁号”很快恢复了前进速度，半小时内，把列车甩在后面，不久连火车喷出的烟也看不见了。

他们在下午 6 点由作为铁路通道的特拉基山口穿越了内华达山。从那儿到圣弗兰西斯科或者加利福尼亚州的首府只剩 300 公里了。还不到 8 点，州议会大厦的圆顶已露出在西边天际，不久又消失了。

这时，罗比尔又在甲板上出现了。两位同行这次主动向他走去。

“罗比尔工程师，”普吕当大叔说，“我们已经到了美洲的边缘，我想这场玩笑该结束了……”

“我从来不开玩笑。”罗比尔答道。

旋即他做了个手势，“信天翁号”猛地向地面降去，速度之快使人不得不躲进舱里。

“差一点我就要掐死他了！”大叔气喘地说。

“应该想法逃走！”秘书应和道。

“对，不惜任何代价！”

四 逃 跑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是下定决心逃跑了。如果和他们打交道的不是船上这八条特别魁梧有力的大汉，他们也许会试图动手的。一个大胆的行动也许会使他们成为飞行器的主人，这样他们就能降落到美国的某一地点。

无论如何，时机尚未到来。此时飞行器正在北太平洋上空急速前进。

弗里科兰因失眠而两眼通红。他目光呆滞，两条腿直打哆嗦，壮着胆子走出了舱房。他想看一眼处于“信天翁号”之下至多 200 米处的那片地区。

啊，他看见了什么？

“大海！……大海！……”他叫道，要不是厨师张开手臂把他接住，他就倒在甲板上了。

飞行器的速度并不太快。它就像是掠着平静的、沐浴着阳光的海面飞行，离海面仅 100 尺左右。

这时，海上的气雾和水柱告诉他们：鲸鱼浮上海面呼吸来了。

那是一种腹部黄色、长达 25 米的鲸鱼，是北方海洋鲸鱼中最可怕的一种，连职业捕鲸人也不去惹它们，它们的力气实在太惊人了。

但罗比尔大概想让韦尔顿学会的两位会员看看他的飞行器的本领，还是下令捕捉。

听到“鲸鱼！鲸鱼！”的喊声，两位会员走出舱房。说不定附近有一艘捕鲸船？真是那样的话，为逃出这个飞行监狱，他们两人会纵身跳进大海，把生命交给可能会来搭救的船只。

可是没有发现船只，在飞行器 750 米的地方，露出了一条鲸鱼的脊背。

机器飞到鲸鱼上空，在离它只有 60 尺时停下来。

工程师的助手将架在扶手处一个叉子上的火枪托上肩。枪响了，炮弹曳着长长的、一头系在甲板上的绳子，击中了鲸鱼的身体。装着一种炸药的炮弹炸了开来，弹出一个双头小鱼镖，扎进鲸鱼的肉里。

受了重创的鲸鱼，用尾巴猛击一下海面，使海水直溅到了飞行器前部；随后又深深潜入水中。人们放着绳子，绳子盘在一个盛满水的大木桶里，以免摩擦起火。鲸鱼又浮上水面，拼命向北逃去。

就这么被拖了半个小时约六七海里，可以感觉出来，那鲸鱼开始气力不支了。

可就在飞行器离鲸鱼只 25 尺的距离时，突然，鲸鱼直立起来，一头扎进水里。机器一下子被拖到了水面。

幸亏及时砍断了缆绳，不一会儿，它又被水平螺旋桨带上了 200 米的高处。

几分钟后，鲸鱼浮上水面——死了。海鸟从四面八方飞来，那叫声简直能震聋全体国会议员的耳朵。

“信天翁号”向西飞去。从阿留申群岛的第一批岛屿到堪

察加半岛的顶端，2000 公里的白令海一天一夜的工夫就飞过去了。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不再具备实行逃跑计划的有利条件。在远东荒凉的海岸或鄂霍次克海的海域逃跑是没多大希望的。显而易见的，飞行器正向日本、中国飞去。虽然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或许不太谨慎，但这两位同事还是决心逃跑，如果飞行器会在任何地方停留的话。

但它会停留吗？它可不像飞鸟，飞久了就会疲劳；也不会像气球，没气了就得降落。它还有好几个星期的给养，机件又异常坚固，没有任何疲劳或衰弱的问题。

这时候起了一阵浓云密雾，飞行器不得不向上飞去。这倒不是因为它要在云雾之上才能辨识方向，而且它现在的高度也无须害怕遇上任何障碍，只是船上的一切会被弄湿。

螺旋桨转得更快了，“信天翁号”又到了厚达三四百米的浓雾之上阳光普照的天空。

“先生们，”传来罗比尔若无其事的声音，“当帆船或汽船钻进浓雾出不来的时候总是很麻烦，它只得减低速度，靠鸣笛或吹号角航行。‘信天翁号’就没有这种顾虑。大雾能把它怎样？空间是属于它的，整个的空间！”

说完这些话，不等回答，罗比尔那烟斗的青烟消失在蓝天里面。

“普吕当大叔，看来这个惊人的‘信天翁号’竟是什么也不怕！”

“那还得走着瞧！”学会主席答道。

大雾持续了三天。他们曾不得不升高，以避开日本的富士山。

夜间，大雾消散了。迹象表明，不远处有台风经过。气压计迅速下跌，雾气散尽，紫铜色的天空上缀着大朵大朵的椭球状的云，西边天际，青灰色的天空被画上了清晰的、长长的几抹胭脂红；北边留下了一大块十分明亮的天空；大海波平如镜，海水在夕照下呈暗猩红色。

台风只是在更往南的地区肆虐，这真是大幸，它扫尽了三天以来堆积的大雪，但并没有别的影响。

飞行器在一小时内飞过了 200 公里宽的朝鲜海峡，又飞越了朝鲜半岛的南端。经黄海、渤海，沿北运河上溯，飞到了天朝的京城。

在其后几天里，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没有任何可为两位俘虏所利用的事件。离开北京十来小时以后，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就在陕西边界隐约看见一段长城。之后，他们绕过昆仑山脉沿着黄河流域飞行，在西藏边界那儿飞出了天朝的国境。

罗比尔显然没有飞过喜马拉雅山系高度的奢望，他却认得各处出口，其中就有伊比嘎明山口，1856 年，施拉金特威特兄弟曾于 6800 米的高度穿过这个山口。

他们在山口里度过了扣人心弦，甚至难以忍受的几小时。空气倒还没有稀薄到要用特制的设备为舱房供氧的程度，但气温却冷却到了极点。幸好电池绝无上冻之虞。螺旋桨开足马力，发出越来越尖的声音，空气密度虽然极低，这声音却依然响亮。气压计跌到了 290 毫米，说明飞行器的高度在 7000 米左右。

飞越喜马拉雅山、显示他拥有何等令人赞叹的飞行工具、

折服那些不肯折服的人，罗比尔的目的无非就是这些了。

当飞行器到达印度河时，它在河流上空十米高的地方停留了半小时。罗比尔的助手们用一根橡皮管通到外面，忙着给水箱泵水，水泵用电是由蓄电池发出的。

两位学会会员对视了一眼，脑子里闪出同样的念头：跳河逃跑！

然而就在他们掂量了成功与失败的可能，正要从甲板上往下跳时，几双手落到了他们的肩膀上——他们一直处于被监视中。

又一天早上，工程师的助手和厨师闲聊。

“我们要在黑海上空逗留 48 小时。”

“好哇，我们可以捕鱼了！”

这对于想逃跑的人无疑是好消息。

“这是个无视任何人权把我们扣留起来的混蛋的机器，”普吕当大叔愤愤地说，“这机器对于我们和我们的同事是一种无时不在的威胁。如果我们能把它摧毁……”

“我们还是先逃跑吧！”秘书说。

“好吧，在他们到达大西洋以前不管在哪着陆我们都将得救。我们要做好准备。”

“可该怎么逃呢？”

“听我说，夜间‘信天翁号’有时离地只有几百尺，船上这么多的缆绳，只要有胆量……”

“在黑海将有很多船只，难道我们……”

“他们监视我们，甚至在我们认为没有监视的时候。在夜间我想我们该同他们一刀两断了！”

可以想见，这两位同行——特别是普吕当大叔在盛怒下可能会做出最为大胆、也许是最不利于他们自身的行动来。

黑海的鱼将飞行器的鱼池装得满满的。正当人们还沉浸在兴奋中时，没多久，罗比尔见到了他从未见到的现象。

在暴风雨袭来的北方，升起了一些几乎是明亮的螺旋状的水汽，这无疑不同云层的电荷的变化造成的。它们使海面跳跃着无数亮斑，而由于天色渐暗，这些亮斑就愈显强烈了。

当“信天翁号”正处于它的一般高度即 1000 米左右时，忽然响起了一声霹雳。狂风骤起，几秒钟内燃烧的云层便向飞行器扑来。

“加大力量！加大力量！……”飞行器的主人向他的机械师喊着。“我们必须比风暴升得更快更高！”

“不行啊，电流受到干扰！……时断时续……”

“让它下降，脱离带电区域！”罗比尔喊道。“加油干，孩子们，沉着点！”

“信天翁号”在下降，但还是被笼罩在云雾里，置身于像礼花一样交织着的闪电之间，使人感到马上会遭雷击。

可是飞行器再降显然会栽进大海了。突然，带电的云层跑到了他们头顶，罗比尔扑向中部的舱房，抓住启动杆，接通电流，……一转眼工夫，螺旋桨恢复了正常速度，在推进器的作用下，机器离开了风暴。好险呀，再有两三秒海浪就可能淹没甲板！

接下来的旅程，从伏尔加河谷到莫斯科、彼得堡，又飞过芬兰湾、阿波群岛、波罗的海，在斯德哥尔摩的纬度上飞

过了瑞典，在奥斯陆的纬度上飞过挪威，仅仅十个小时，飞行了 2000 公里！事实上，似乎可以相信今后任何人类力量都无法打破“信天翁号”的速度，好像它的飞行力和地球引力的合力将它维持在一条环绕地球的永恒轨道上了。

与此同时，两位坚决要逃跑的同事受遇难的水手会把写明出事地点的情报放在瓶子里抛进大海的启发，又有了一个主意：普吕当大叔那个已经空了的铝质鼻烟壶也许能救他们的命。

他们去做了。信不长，但诉说了全部情况，并写明了韦尔顿学会的地址。大叔把信放进鼻烟壶，用厚呢子条缠好，既防止它坠落时散开，又以防摔碎。

机会来了。当飞行器到达素有“光明城”的巴黎上空时，降到了距这座城市只有几百尺的地方。罗比尔走出了他的舱房，全体船员也都来到平台上呼吸一下周围的空气。

虽然是午夜时分，仍旧行驶在街上的车辆发出的声音和从巴黎射向四面八方的密如蛛网的铁道上的轰隆隆的火车声不断传到飞行器上来。工程师本人想让巴黎人观赏一下一颗他们的天文学家根本没有预见到的流星似的，他命令开灯。两个耀眼的光柱从广场上、街心公园里、花园里、宫殿上和城里 6 万幢房子上扫过，巨大的光束从地平线的一端投向另一端。

毫无疑问，“信天翁号”不但被看到了，而且被听到了，因为罗比尔的助手吹起了喇叭。

就在这时，普吕当大叔俯身在舷栏上，松开手让鼻烟壶落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一位扫街女工将那东西送到警察所。开始人们视它为爆炸物，小心翼翼地解开绳子，去掉布条，打开了开来。

突然发生了“爆炸”……那是所长抑制不住打了个响亮的大喷嚏。

信被抽了出来。在一片惊奇中，人们读到了下述文字：

“费城韦尔顿学会主席普吕当大叔与秘书菲尔·埃文思被工程师罗比尔绑架至‘信天翁号’飞行器上。

请代为通知亲友。

普吕当大叔

菲尔·埃文思”

五 航 行

到现在读者还仅知其名的罗比尔究竟是什么人？他就在大气中度此一生吗？他的飞行器是不是永不休息？是否在某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有一个营地，在那里，如果它无需休息，至少也应去补充给养？若非如此，那真太惊人了，最凶猛的飞禽也总是在什么地方有个巢穴安身呀！

还有，工程师打算怎样处置那两个恼人的俘虏呢？是把他们扣下作永久的飞行？还是再带着他们去遨游非洲、南美、澳洲、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使他们无可奈何地折服，然后让他们恢复自由，对他们说：

“现在，先生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对于‘比空气重’的问

题不要再那么疑心重重了！”

不管怎么说，罗比尔的飞鸟来到非洲北岸可不是来找它的巢的。它在突尼斯湾上空从奔角飞向迦太基角，在日落时分随心所欲地飞行，时而飞舞，时而滑翔，好不自在。稍后，穿过奇妙的迈杰尔达谷，沿着隐匿在仙人掌和夹竹桃丛中的淡黄色河道飞往内陆，惊起了无数栖息在电线上、仿佛在等待途中的电报好夹在翅膀下带走的鸚鵡！

第二天，当飞行器飞出特勒山区时正看到一轮红日在撒哈拉沙漠上空冉冉升起。

那些胡兀鹫十几只一群，毫无顾忌地向飞行器撞来，可把弗里科兰吓坏了。有好几次，船员们不得不向鸟群开炮。

如果胡兀鹫只能报以惨叫和喙敲爪击，而土人可并不吝惜枪弹，特别是当飞经盐山的露出于银白色外套之上的绿紫色山梁的时候。不过那些子弹还没挨到机器便掉了下去。

还有意外的是，有一群蝗虫漫天扑来，落在平台上，给飞行器加了一个重载，险些使它“沉没”。船员们急忙卸下这个负担，只有厨师留下了几百只作为食品。他把这些蝗虫烹得鲜美无比，连弗里科兰都因之暂时忘掉了他那一刻也不会消失的恐惧。

“和虾一样。”他说。

“廷巴克图到了，先生们。”罗比尔显得非常殷勤，“这是一个有 12000 到 13000 居民的重镇，曾以艺术和科学发达而驰名！——或许你们有意在这里逗留几天？”

“先生，”菲尔·埃文思用同样的腔调回敬道，“为了能够和您分手，我们倒宁愿去冒受土人冷遇的风险。监狱换监狱，

廷巴克图总比‘信天翁号’强得多！”

“这可要看个人的口味，我要对赏光和我一起旅行的客人们的安全负责……”

“这么说您并不满足于作我们的看守，还要对我们肆意侮辱吗？”普吕当大叔的怒火爆发了。

“噢，哪里！最多只是讽刺！”

“飞行器上难道没有武器吗？”

“有的，足有一军火库！”

“两支手枪足够了，我一支，您一支！”

“要决斗！那会使我们中的一个丧命的！”

“一定会的！”

“噢，不！韦尔顿学会主席，我倒很愿意您能活下去！”

“为了确保您自己能活下去，这倒很明智！”

“明智不明智我不去管，随您去想，去向能给您帮忙的人抱怨好了，只要您能够！”

“已经这么做了，罗比尔工程师！”

“真的吗？”

“在欧洲有人居住的地方，发现一封信难道会那么难吗？……”

“你们这样干了？”罗比尔被一种无法抑制的愤怒所激动。

“干了，怎样？”

“该越过船舷去追上你们的信！”

“把我们扔下去吧！”普吕当大叔吼道，“我们就是干了！”

此时工程师的助手们围了上来，大概是担心控制不住兑现他的威胁，罗比尔匆匆走向他的舱房里去了。

离开廷巴克图以后，两位会员发现飞行方向始终保持由北往南。他们得出结论，如果航向不改变，再过六个纬度，就到赤道了。莫非“信天翁号”要再度驶向大海吗？这次可不是白令海或黑海，也不是北海或是地中海，而是大西洋。

然而，“信天翁号”航速很慢，仿佛在离开非洲大陆之际有几分犹豫。莫非工程师想原路返回？不是！是飞行器下面的地方引起了他的极大注意（他知道这里是非洲西部沿海诸强之一的达荷美王国）。

这个达荷美王国虽不大，但名声在外。它以每年节日期间用人祭祀、为旧国王送葬和庆祝新国王登机进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而闻名海外。

“信天翁号”飞进达荷美境内时，正值国王巴哈杜驾崩，全体臣民都在准备在阿波美平原举行的新国王登基大典。

如果说亚马逊河畔是否真有女士兵还属悬案，那在达荷美有这样的军队却是不容置疑的。一些妇女身着蓝色衬衣，蓝色或红色的披巾，白底蓝条的裤子，白色无边圆帽，腰带上挂着子弹盒；还有一些是女猎象手，装备着重马枪、短刃匕首，头上用铁环箍着两只羚羊角；女枪手们都穿红蓝各半的上装，武器是老式铸铁管的喇叭口火枪；姑娘营的士兵穿蓝上装、白裤子，像狄安娜一样纯洁，也像她一样带着弓箭。

看到这些女士兵，再加上五六千穿短衬裤、棉布上衣、腰间系一块布的男子，便可一览达荷美军队的全貌了。

士兵们不时地鸣放步枪、火枪和大炮，那炮架震起来险些把女炮手们砸在下边。

50 多名乐师在吹奏野蛮部落的乐器，竹笛的尖啸尤其刺

耳。人群中一片片喝彩声，欢声雷动，简直可以盖过闪电霹雳的声音。

新国王——一个叫布·那迪的强健快活的 25 岁的汉子——站在一个阔叶树阴遮盖下的小丘上，面前簇拥着他的新王室成员、男女士兵和 6 万名臣民百姓。

平原的一角，士兵看押着挤在一起的受命送先王到另一个世界去的俘虏。戈佐——巴哈杜的父亲——入葬时，他儿子杀了 3000 人陪葬，布·那迪决不能比他父亲杀得少。

屠杀的时刻迫近了。司法部长——一个熟谙刽子手行当的凶手，他站在小丘下，挥舞着弯刃刑刀，那刀尖上有一个金属的小鸟儿，鸟的重量使刀抡起来更稳当。他周围还聚集着百十名能够一刀就把人头砍落的刽子手。

“信天翁号”这时斜线飞行，不时调整着提升螺旋桨和推进器，渐渐地接近了。很快，它从隐蔽着的云层里钻出来，出现在距地面不到 100 米的空中，达荷美人这才看到了它。那些土人把它当作特意来向巴哈杜国王致意的天神了，大声请求着、欢呼着、祈祷着。

就在此刻，第一颗人头从司法部长的刀下滚落。

突然，“信天翁号”上响起一枪，部长应声仆倒在地上。

“打得好，汤姆！”罗比尔向他的助手喊道。

人群一片大哗。他们明白了，这个带翅膀的怪物根本不是一个友好的神。因此，四面八方响起一阵复仇的怒吼，紧接着平原上空响起一排枪声。

“信天翁号”不但不躲，还断然降到离地面不足 150 尺的高度。不管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对罗比尔抱什么感情，

他们还是参加了这一人道主义的行动。

“干得对！救出那些俘虏！”他们喊着。

飞行器船舷上的那门小炮转到最小角度，及时发射了几发霰弹，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那些战俘根本不懂来自上空的援救是怎么一回事，趁看守士兵还击的当儿，挣断锁链，四处逃散。

一颗子弹击穿了前推进器的桨叶，又有几颗打在船壳上。

“呵！他们要尝尝那东西了！”汤姆喊了一声。他爬到弹药舱，拿出12枚硝甘炸药筒，分给同伴们。炸药筒一碰到地，便像小炸弹似地炸了开来。

受到这样的袭击，只有狼狈不堪地溃逃了！达荷美国王的登基大典就这样被冲散了。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也藉此机会明白了这样一架机器具有何等的威力，以及它能够为人类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随后，“信天翁号”不慌不忙地升到高空。它飞过了维达，不久这个西南风掀起巨浪拍击岸边、使船只无法停泊的荒凉海岸就从眼界中消失了。

大西洋！不久，两位同行的忧虑成了现实。

不过，飞行器不可能达到它在欧洲上空飞行时的两百公里的时速，也没有动用推进器的全部力量和逆风较量，只满足于缓速前进。两位韦尔顿的会员过了整个大洋，一点儿也没有晕船。

很快，他们被告知飞过了赤道。这样，他们离开北半球，到了南半球。

想逃跑的念头一直未两个气球主义者的心头抹去，他

们派弗里科兰尽力去打探罗比尔的底细，可是那个傻瓜从罗比尔的手下那里自然是一无所获。

“这个罗比尔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将飞往太平洋，还是到南极去冒险？那我们可就完了！”学会秘书此时也沉不住气了，“现在的情况是正当防卫，而且，如果我们死了……”

“但愿不会如此。”主席说，“在没有报完仇，没有消灭这架机器和它载着的这些家伙之前，但愿我们不会死！”

复仇的想法深深扎在他们脑海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样付诸实施。去抢一枚飞行器上的炸弹，把机器炸掉吗？那必须能进入弹药仓。

南半球的白天如此短暂，只有几个小时，但看到的景色是多么壮观呵！险峻的山岭，终年覆盖着积雪和山腰上又长着层层密林的雪山，内陆海，夹在群岛的岛屿和半岛之间的海湾，克拉伦斯岛、德索拉雄岛，海峡和航道，数不清的海角和岬地。寒冷把从结束美洲大陆的弗罗瓦德角到新大陆尽头的合恩角之间的大块地方冻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整体！

“信天翁号”不停地向南飞，越过了比格尔海峡，远离了纳瓦林岛（这个希腊名字在这块遥远的地方其他生硬的地名中间多少有些不协调），远离了濒临太平洋尽头的沃拉斯顿群岛。最后，在飞离达荷美、越过 7500 公里航程之后，它飞过麦哲伦群岛最边缘的岛屿，接着又飞过了最靠南的一个小岛，那岛经年累月受着海浪的侵蚀，它就是可怕的合恩角。

六 救 难

在这里，“信天翁号”做的事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天是7月24日。然而，南半球的7月24日却是北半球的1月24日。 56° 纬线刚刚被抛在后面，这条纬线相当于在爱丁堡穿过苏格兰的那一条。

因此，气温计始终保持在零度以下。在与南极圈相连的南部太平洋上空光明很少，难得看到什么，而且在寒夜里，寒意是咄咄逼人的。为了抵御寒冷，必须像爱斯基摩人和火地人那样穿戴起来，幸好飞行器那种奇装异服可不少，两位同行能够裹得严严实实地、安心地盘算他们的逃跑计划。

至于弗里科兰，他的胃口使他很愿意做厨师的帮手，那样他可以得到慷慨的款待。他很少走出厨房，也就再也看不到外面发生的一切，自认为脱离险境了。

问题是“信天翁号”将飞往地球的哪一个角落？难道可以相信它竟敢在隆冬季节到南极海面 and 大陆上空去冒险？在这种冰冷的空气里，就算电池里的化学物质能够不凝固，难道飞行器上的人不会送命？如果罗比尔在热季飞越南极那还过得去，但是在南极冬天无尽的长夜里飞行，这简直是疯子的行为！

这个难以对付的罗比尔究竟想干什么？难道现在不正是摧毁机器、结束这次旅行的时刻吗？

可以肯定的是，24日这天，工程师和他的助手交谈频繁。

他们一起看了好几次气压表，并不是为了调整飞行高度，而是为了记下和气候有关的数据。

普吕当大叔同样注意到，罗比尔想清点一下所存的各种原料：供飞行器的推进器和提升机所用的原料和供人食用的食品。

一切迹象表明罗比尔在计划返航。

“返航？返回哪里去？”菲尔·埃文思问。

“去能够补充给养的地方，”普吕当大叔胸有成竹，“那一定是太平洋中的一座小岛。”

“那我们的计划就会落空了……”

“他到不了，菲尔·埃文思！”

两位同行一定程度上猜中了工程师的计划。“信天翁号”在向南极海岸飞了一段之后，确实准备彻底后退了。当冰块一直逼进到合恩角海域的时候，太平洋南部就被冰峰和冰原覆盖了。浮冰构成了一道连最坚固的船、最顽强的航海家也无法逾越的屏障。

因此，“信天翁号”向南飞了百十公里后便折头向西，取道飞往太平洋群岛中某个不为人知的岛屿。

飞行器下面是一片铺在亚洲大陆和美洲大陆之间的液体平原。此刻，海水呈现出一种奇异的颜色，这种颜色为它博得了“牛奶之海”的美名。在微弱的阳光无法驱散的昏暗之中，整个太平洋是呈现奶白色，从高空看去仿佛是一片起伏不大的广阔雪原。假如寒冷能把这海洋冻成冰原，那样大概也不会改变。现在人们知道了，是大群的发光粒子和磷光微生物造成了这种现象。

气压表在天亮后的一段时间里始终保持较高的水平，现在突然降低了。显然，出现了某种会使轮船惊慌失措、而飞行器却不以为意的征兆。可以想象出，一场暴风雨刚刚袭击了太平洋海面。

午后一点钟，汤姆走到罗比尔跟前说：

“船长，快瞧地平线上那个黑点！……在那儿……我们的正北方！……这不会是一块礁石吧？”

“不会，汤姆，这一带没有陆地。”

“那么就是一条船，至少是一艘小艇。”

罗比尔通过航海望远镜观察到确实是一艘小艇，“我敢肯定艇上有人。”他说。

一道命令下达给技师和他的两名助手，飞行器开始徐徐下降。在 100 米的高度它停止下降，推进器推动着它迅速向北飞去。

那艘小艇的帆在桅杆上抖动，由于没有风，它已寸步难行。艇上的人大概再也没有力气去划桨了。

在小艇尾部，可以看出它所属的那条船名，那是南特的“让内特号”，船员们被迫抛弃的法国轮船。

“喂！”汤姆喊了一声。

没有回答。此时飞行器距小艇只有 80 尺。

“鸣枪！”罗比尔说。

枪声在水面久久回荡。这时他们看见其中一人艰难地坐起身，目光惊疑，脸瘦得活像骷髅。

“不要害怕！”罗比尔用法语喊道，“我们来救你们！……你们是谁？”

“三桅船‘让内特号’的水手。我是大副。”那人回答说，“15 天前，我们的船要沉了……我们没有水，也没有吃的……”

其他四个遇难者也慢慢坐了起来，他们脸色苍白，筋疲力尽，样子很可怕。他们把手伸向飞行器。

平台上放下一条绳子，一桶淡水降到了小艇上。接着，一只装着食品、罐头、小瓶白兰地和几品脱咖啡的篮子落到他们手中。

可怜的人们一拥而上，直着对着桶喝起水来，大副费了好大劲才制止住他们的狼吞虎咽。

“我们在哪儿？”大副问。

“离智利海岸和乔诺斯群岛 50 海里。”罗比尔答。

“谢谢。但是没有风，而且……”

“我们来拖你们！”

“你们是谁？”

“有幸能够帮助你们的人！”

不久，小艇被系在 100 尺长的缆绳一端，由这架强大的机器向东拖去。

晚上 10 点看到了陆地，或者说是闪烁的灯火表明了陆地的位置。对于“让内特号”的遇难者们来说，这场营救简直是个奇迹。

毫无疑问，对于这样去营救迷失于茫茫大海的水手，无论多么完善的气球也是无能为力的。尽管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此刻心绪恶劣得可以去否认事实，但他们私下里也不得不承认飞行器的好处。

接下来的航程够人紧张的。海面上始终波浪翻滚，各种征兆令人不安。气压表又下降了几毫米。一阵阵猛烈的和风在“信天翁号”的螺旋机里发出刺耳的鸣响，然后逆吹片刻。气候变化预测管开始混浊起来。

凌晨一点钟，刮起了异常猛烈的大风。尽管如此，飞行器靠着全速转动的推进器，仍以每小时四至五法里的速度逆风飞行。不过，这也是极限了。

很明显，一场旋风正在酝酿之中，这在如此高的纬度上是罕见的。在大西洋上把这风叫作飓风，在中国海叫台风，在撒哈拉叫西蒙风，在西部海岸叫陆龙卷，不管人们怎么叫它，反正是一场旋转的风暴——可怕的风暴。

罗比尔深知风暴的厉害，他知道只有升到高空离开旋风吸力范围躲避它才是谨慎的作法。而且他连一分钟也不能迟疑了。因为风力骤然加强，被风削去浪尖的波涛在海面翻腾，泛起一片白雾。显而易见，旋风将以惊人的速度向南极地区移动。

突然，飞行器停止上升了。是由于一股由上往下的强大的气流减弱了支撑点的反作用力。

轮船在水中逆流行驶时，由于水流从螺旋桨翼间通过，螺旋桨就会作一些无用功，船会大幅度倒退，甚至会改变航向漂流。

尽管罗比尔指挥的飞行器同步转动的 74 个螺旋桨都达到了最高转速，但旋风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吸住了它，使它无法逃脱。有片刻的平稳时，飞行器又上升起来，但紧接着沉重的气流又压下来，它像一条沉船那样落下去。如此反复。如

果旋风风力继续加强，“信天翁号”就会像一股随风飘零的麦草，被能拔起树木、掀掉屋顶、推倒城垣的旋风卷去！

不能垂直摆脱旋风，还可到旋风中心去，那里较平静，它或许可以控制自己的运动。但这需要冲破挟着它旋转的环形气流，它是否有足够的机械力？

突然，云层上端绽裂开了。蒸汽凝结成了瓢泼大雨。也许旋风在它通常肆虐横行的地区——即北纬 30° 和南纬 26° 之间——以外形成，是旋转风暴突然变成垂直暴风雨的原因。

此时的“信天翁号”只有听任被气流带走，因为风速达到每小时 100 法里。然而，它只能向南飞，会飞到罗比尔不愿靠近的南极。

四个多小时后，他们进入了南极圈。这是一个大陆？是一个群岛？还是一片结成冰的、在漫长的夏季时也不曾融化的海洋？不得而知。所知道的只是南极比北极还要冷。这里，7 月的黑夜仍然长达 19 个半小时。一轮既不发光，也不发热的太阳在地平线上刚一露出来，就立刻又缩了回去。在极地，这漫漫长夜要持续 179 天之久。

暴风雨很快便越来越猛，以至罗比尔感觉到推进器也应降到最慢速度，这样既可避免机器严重损坏，又有利驾驶。即使处于一系列的危險中，工程师仍临危不乱，指挥若定，全体船员也都心领神会地执行他的命令。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一刻也没有离开平台，况且，呆在那里也没什么不舒服。空气的阻力很小，可以说几乎没有。飞行器在空中飘荡，就像是一只浸在移动的流体中跟着走的小艇。

“信天翁号”在西经 75° 进入南极区，很可能飞过了比斯科 1832 年发现的格雷厄姆地和迪蒙·德·于里维勒 1832 年发现的路易·菲利浦地以西，这两个地方是人类足迹在这块陌生的大陆上到达的最远地方。

这时的气温大大高于足以造成人类恐惧的程度，船上的人因而并没有十分受苦。暴风雨好像是空中的墨西哥湾暖流，带来了一些温暖。

真遗憾，整个地区都沉浸在一片漆黑之中。即便月光照亮了天空，进行观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因为整个南极表面蒙着一张宽阔的雪幕，一层冰甲；人们连冰雪的“映光”都看不出来，那光是一种淡白颜色，一点儿也反射不到黑暗的天际。

将近午夜时分，南半球的黎明驱散了黑暗。这短促的现象在空中呈现为巨大的扇面形，银色光线的光斑在太空中闪耀，发出的光芒消失在闪烁在天顶的南十字座的星光中。这个现象真是无比豪华壮观，放出的光芒照亮了被一片白色弄得隐隐的这个地区的面貌。

在这个距离南磁极只有咫尺之遥的地区，罗盘的指针不停地摇摆，再也不能作出任何与航向有关的明确指示。然而有一刻，指针偏转，使罗比尔确信他正在南纬 78° 左右上空穿越南极。

又过了一会儿，凌晨一点钟，他计算了一下指针和垂直线的角度，喊道：

“南极就在我们脚下！”

一个白色球形体映入眼帘，但谁也看不到冰层下面是什

么东西。

暴风雨仍然很猛烈，风速非常高。如果“信天翁号”这时遇上一座大山，一定会像船撞在岸边一样碰得粉碎。

事实上，它不仅已无法控制水平飞行了，而且连上下移动也难以自主了。

风向西转，经过零度经线，这使得可能发生的灾难显得尤为可怕。这时，“信天翁号”前方大约 100 公里的地方，出现了两个亮点。

那是雄伟的罗斯岛群山所属的两座火山——艾勒布斯和泰罗尔。

难道“信天翁号”要像一只大蝴蝶似的葬身于烈焰中吗？人人都提心吊胆。

只见艾勒布斯山仿佛冲着无法逃出暴风风床的“信天翁号”直扑过来。一簇簇火焰迅速变大，火网挡住了飞行器的去路。炽烈的火光映彻了天空，船上一张张被照亮了的面孔都带着一副可怖的样子。所有的人都僵住了，没有一声喊叫，也没有一点儿动静，他们在等待着被这大火炉的烈火吞没的可怕时刻。

然而，卷着“信天翁号”的暴风雨把它救出了这场灾难。火焰被风压低了些，给飞行器闪开了一条通道。幸亏“信天翁号”螺旋桨的离心运动排开了雹子般稠密的熔岩物质，它才得以通过了正在喷射的火山上。

一小时后，在漫长的极夜里照亮这世界尽头的两支大火炬，被地平线从视野中遮去了。

“信天翁号”从东经 175° 飞出了南极圈。此后，暴风雨把

它带到浮冰和冰山上空，有多少次险些撞毁。它不是掌握在舵手的手里，而是掌握在上帝手中……上帝是一位出色的驾驶员。

飞行器回到巴黎经线，这恰和它进入南极圈时所在的经线形成 105° 角。

终于，在飞过 60° 纬线之后，暴风雨显出要停息的趋势，风力骤然减弱了。“信天翁号”又可以主宰自己了。接着——这可真是一个大安慰——它又回到了地球的有光区。早晨 8 点左右，天亮了。

罗比尔和他的属下躲过了合恩角的旋风之后，又逃脱了这场暴风雨。他们飞过整个南极地区，又回到了太平洋上空，一共飞行了 7000 公里，历时 19 小时，速度接近“信天翁号”在正常情况下靠推进器能取得的速度的两倍。

然而，罗比尔并不知道飞行器现在是在什么方位，因为距离磁极太近，磁针不停地乱摆。只有等太阳在适当的条件下升起后才能观测。可惜，这天乌云布满了天空，太阳没有出来。

两部推进螺旋桨在暴风雨中受到了严重损坏。罗比尔被这场灾祸弄得心情十分糟糕。这一天，飞行器只能缓速前进了。假若两部推进器都不能运转了，飞行器就会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空生死未卜。

第二天，7 月 27 日，早晨 7 点左右的时候，北方出现了一块陆地，那是一个岛屿。散布在太平洋海面的岛屿数千座，这是哪一座呢？然而，罗比尔决定在这里停下，但是不着陆。他觉得白天的时间足够把损坏的地方修理好，当天晚上就可

以继续飞行。

风完全停息了——这对于修理工作是极为有利的条件，至少“信天翁号”停飞修理时不会被带到鬼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

飞行器抛下一条长约 150 英尺、端部有锚的缆绳，靠近岛的边缘时，锚掠过最外围的险礁之后便牢牢地卡在了两块礁石之间的夹缝中。提升螺旋桨转动着，将缆绳拉紧，“信天翁号”像一艘下了锚的轮船，稳稳地停在空中。

飞离费城以来，这是它第一次和地球连接在一起。

七 准 备

“信天翁号”是在岛的东南角靠岸的。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海湾。一条小河在这里从礁石中流入大海。远处是几道弯曲的小山谷，那里有各种树木、野禽、成群的山鹑和大鸨。如果这岛上没有人居住，那么至少看上去是可以居住的。毫无疑问，罗比尔本可以在这里着陆，但他大概是觉得在这块坑洼不平的地面上难以找出一块合适的地方停放飞行器。

工程师打算天黑以前结束工作，但是两个推进器却受到了比罗比尔想象的严重得多的损坏，需要矫正桨翼，修整传递旋转运动的齿轮结构。他们是从前部推进器开始下手的。

这时，普吕当大叔和他的同事散了一会儿步，然后来到船尾坐了下来。

至于弗里科兰，他觉得特别有了保障：多大的差别！离

地面只有 150 尺了！

修理工作间歇了两次，一次是当太阳在地平线上升起，另一次是太阳升到中天，可以计算出当地正午的时候。

“和我想的差不多。”罗比尔对汤姆说，“我们是在 X 岛以南 46° ，也就是 2800 英里。”

“途中可能有逆风，而且船上吃的不多了，必须尽快返回 X 岛。”

“我希望今晚能启程，那便只有一部推动器可以转动，我们可以在路上修理另一部。”

“对那两位绅士和听差怎么办？”

“汤姆，让他们成为 X 岛的移民有什么不好吗？”

X 岛，那是一座在浩瀚的太平洋中位于赤道和北回归线之间的岛屿，一个确实很符合罗比尔用来给它命名的那个代数符号的小岛。它位于宽阔的海域，远离一切沟通各大洋的航线。在那里，罗比尔建立了他小小的移民地；在那里，“信天翁号”飞累了便降落休息；在那里，它可以补充那无尽无休的旅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资。罗比尔在 X 岛拥有巨大的资源，得以开设一间工场，建造他的飞行器。他可以在那儿修理甚至重造一架。岛上的仓库储存着可供岛上仅有的 50 余名居民使用的各种原、材料和食品。

几天前，罗比尔飞过合恩角是想斜穿太平洋，返回 X 岛。但旋风把它卷进了旋涡。这之后，暴风雨又把它带到了南极上空。现在，它毕竟又回到了最初的航向上，如果不是推进器损坏了，耽搁的时间是算不了什么的。

正当人们都在船头工作的时候，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

文思进行了一次将引起极其严重后果的谈话。

“菲尔·埃文思，”普吕当大叔说，“您像我一样下定决心牺牲生命了吗？”

“是的，像您一样！”

“那好，我作出决定了。既然不能对罗比尔抱任何希望，我们要把他的鸟翅折断！它今天夜里要在空中爆炸！”

“炸了它！”

“我昨晚已搞到了一支硝甘炸药筒！”

“真的？我们干吧！”

“不，要到晚上才行！天黑以后，您在舱外望风，不要让人进去！”

6点钟，两位同行不动声色照习惯吃了晚餐。又过了两个小时，他们回到了自己的舱房里，像是在彻夜不眠之后想睡一觉恢复疲劳。罗比尔和他的伙伴们谁也没有想到“信天翁号”已经大难临头了。

这是一支装有一公斤炸药的金属壳爆炸筒。这些炸药足以把飞行器炸开花，把螺旋桨炸个稀烂。即使飞行器不能一下子被摧毁，那掉下去也得完蛋。

“拿这支炸药筒时，我还拿了一些火药，用火药根据燃烧时间做一根导火索，接在磷酸盐雷管上。我计划12点时点燃导火索，炸药筒将在凌晨三四点钟爆炸。”“好！”

读者可以看出这两位同行在策划他们也将葬身其中的这场大毁灭时真是作到泰然自若。他们对罗比尔一伙仇恨至深，以至于好像他们自己的归宿就是与“信天翁号”同归于尽似的。不管这种行动是多么荒唐甚至可憎，都顾不得了！他们

在不能发泄愤恨和得不到满足的狂怒中度过了五个星期，已经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

普吕当大叔把火药弄碎，碾成火药粉。稍稍弄湿以后，用一条帆布把火药卷成导火索，又紧紧地拧成绳，接在了炸弹上。

罗比尔和他的伙伴们停止工作时天已经黑了。前部推进器还没有安好。尚需三个小时的时间修理。因此，工程师在与汤姆谈了一会儿后，决定让筋疲力尽的船员们休息，剩下的工作第二天再干。这样，他们改变了当天晚上起飞的计划。

夜，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儿月光。浓云更加重了夜色。一阵强风从西南方向吹来，却没能使“信天翁号”动一动，卡得很结实的锚和绷得紧紧的缆绳把它牢牢地拴在地上。

韦尔顿学会的两位同事关在舱房里，以为飞行器已经起飞，只等待行动的时刻。

近午夜时，普吕当大叔说：“是时候了！”

舱房里的床下面有一只作抽屉用的小箱子。大叔把接上导火索的硝酸甘炸药筒就放在这里。这样，导火索燃烧时发出的气味和“啞啞”的声音就不易被人发觉。他点燃导火索，又把箱子推回床下。“现在，我们到船尾去等着吧！”他说。

奇怪，他们看见舵手在通常的岗位上。

菲尔·埃文思把身子探出船舷，虽然尽力压低了声音，还是能感到他的异样：

“‘信天翁号’原地没动！……它没起飞！”

普吕当大叔作了一个失望的手势，说：

“得熄灭导火索。”

“不！……我们应该逃走！”秘书坚定地说。

“真的，150 尺，顺着缆绳……要不利用这个意外的机会，那才是疯子呢！”

他们立刻回到舱房，尽可能地多拿上些东西，以便应付留在岛上的需要。然后，关好门，悄悄朝船头走去。

四下里悄然无声。没有一个窗子透出光亮来。飞行器不仅沉浸在寂静中，而且沉浸在鼾睡中。

当他们想让弗里科兰和他们一起走时，忽然菲尔·埃文思停住了。

“枉望手。”他说。

一个人躺在舱楼旁边，他刚刚睡着。

两个人随即丝毫未犹豫，找到几条绳索和一些帆布片、下脚麻，三下两下就把此人“武装”起来。这一切进行得几乎没有一点儿声响。

可是弗里科兰不在！

逃亡者们顾不了太多，一先一后，双手抓着、两脚钩着缆绳，平安地滑到地面。

脚踏在久违了的地面上，在坚实的地上行走，再也不用做大气的玩物了，他们欣喜万分！

正当他们准备沿小河溯流而上，到岛的中部去的时候，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条黑影。

那正是弗里科兰。他竟然比主人先了一步！

“来救我！……来救我！……”有人在喊。

是枉望手吐出了塞在嘴里的东西在报警。平台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逃跑事件暴露了。

探照灯此时发挥了作用，逃亡者们马上被发现了。“他们在那儿！在那儿！”汤姆喊着。罗比尔大声下达命令，提升螺旋桨降低了速度，缆绳在向回收，“信天翁号”开始向地面接近。

这时，响起了菲尔·埃文思洪亮的声音：

“罗比尔工程师，您能以名誉担保让我们自由地留在这个岛上吗？”

“决不可能！”罗比尔喊道。

随着话音，一声枪响，子弹擦着菲尔·埃文思的肩头而过。

“呵！这些无赖！”普吕当大声吼道。

他手里拿着刀子，朝卡着锚的礁石奔去。飞行器距离地面只有 50 尺了……

在几秒钟内，缆绳就被割断了，明显加强了的和风从斜侧把“信天翁号”吹向东北，吹到了海面上。

这时正是夜里零点 20 分。飞行器上又射来几枪。普吕当大叔和弗里科兰扶着菲尔·埃文思仆倒在礁石后，没有被击中。现在，他们再也无所畏惧了。

八 爆 炸

看到俘虏逃走了，罗比尔不禁大发雷霆，他的秘密和他本人将暴露无遗了。他之所以不特别担心飞过欧洲时扔下去的那封信，那是因为信极有可能在落下时遗失！然而，现在

.....

后来，他又平静下来。

“就算让他们逃掉了，”他说，“反正他们几天内逃不出那小岛，我还要回去！把他们抓回来！”

的确，三个逃亡者的命运远远没有得到保障。“信天翁号”重新控制了航向以后，会很快回到小岛，逃亡者们短时间内是不会逃出那里的。不出 12 个小时，他仍就得重新落入工程师的手中。

不出 12 小时！可是，不出两个小时，“信天翁号”就会不复存在了！那支将在空中完成爆炸任务的硝甘炸药筒不像一枚安放在船侧的水雷吗？

这时，和风更强了。飞行器被吹向东北方。尽管速度不高，到日出时也会看不到小岛了。

要想逆风回驶，推进器，至少是前部推进器，必须能够运转才行。

“汤姆，把灯开到最亮。”

“是，罗比尔船长。”

“全体船员投入工作！”

“是，全体！”

再不能把工作推迟到第二天了。现在，再也不能去顾忌疲劳了！“信天翁号”的每个人都和他们的首领心情一样：等着螺旋桨一安好，立即返回小岛，追捕逃犯；然后着手修理后螺旋桨，飞行器就可以安全地在太平洋上继续它返回 X 岛的航行了。

重要的是不让飞行器向东北方飘得太远。然而，情况着

实令人恼火！和风越来越大，飞行器不但不能逆风行驶，连保持原地不动都做不到。没有推动器，它成了无法驾驭的气球。

罗比尔决定下降到低空，以期能遇到较弱的气流。不幸的是，低空区风力更大，飞行器飘得更快了。

总之，经过一番尝试，证明还是呆在气流比较平稳的高空好。于是，“信天翁号”回升到 3000 米的高度。在这里，即使不能停住不动，至少飘动得慢些。工程师希望天亮时还能看见那小岛的海域。

至于那几个逃亡者是否会受到土人的礼遇——如果岛上真有人居住的话——罗比尔根本不去想。就算是土人帮助他们，罗比尔也不会当一回事。“信天翁号”的攻击手段会很快就把土人吓坏、驱散的。

“谁也别想从 X 岛逃出去！”罗比尔说。

夜里一点左右，前部推进器修好了。只须再把它安装上，这还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导火索正在空房间里燃烧！已经烧掉了 $\frac{1}{3}$ 还多！火星正在接近硝基炸药筒！

当然，飞行器上的人要不是忙得不可开交，或许会有人听到那微弱的劈劈啪啪声，嗅到火药燃烧的气味；就会查一查；就会发现那只放着炸药的箱子……那还来得及挽救这个神奇的“信天翁号”和它载着的人。

可是船员们都在船头工作，离逃亡者的舱房有 20 米远。没有任何事情把他们唤到平台的这一部分来。

罗比尔也穿着他的机械师服装，在那里亲自动手干。他

督促工作加快进行，但他绝没有忽略任何事情，一切工作都必须精心完成。他需要重新完全控制他的机器，不能让逃亡者回到自己的国家，不能让人进行调查最终发现 X 岛，否则，X 岛的人们建立的生活——非凡的、卓越的生活就会毁于一旦！

“罗比尔船长，”汤姆走近工程师说，“我觉得西边和风会小些。”此时是一点一刻。

“气压表怎么样？”罗比尔望望天空说。

“基本平稳，可我觉得云在向我们压过来。”

“是的，汤姆。海面上可能会有雨，但只要我们呆在雷雨区上边就没有关系，不会影响修理工作。”

“要是下雨，从云的形状看很可能是一场细雨，在下面风就会完全停息。”

“是的，汤姆。但我不喜欢再降下去。等机器修好后，我们就自由了，这是关键。”

两点过几分时，修理工作的第一阶段结束了。前螺旋桨已经安装就绪，使它转动的干电池也接好了。桨翼旋转的速度逐渐加快，“信天翁号”转向西南，中速向小岛飞去。

“汤姆，我们向东北飘了两个半小时，我看和风没有变化。我想最多一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回到小岛海域。”船长满有把握地说。

“我也这样想。我们的航速是每秒 12 米，早晨三四点，‘信天翁号’应该回到它刚才离开的地方。”汤姆回答。

船长又转向手下的人们，他们正在等候新的命令。

“朋友们，”罗比尔说，“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必须一

直干到天亮。”

全体船员即刻又投入了工作。现在要对尾部推进器进行修理，同样的毛病，同样的原因，就是说，都是在飞过南极大陆时被强劲的暴风损坏的。

但是，要把螺旋桨取到船内来，最好是停下几分钟，甚至倒车。技师助手按照罗比尔的命令在开倒车改变前螺旋桨的旋转方向。用一句航海术语，飞行器开始慢慢“后退”。

船员们正要到船尾去，汤姆突然嗅到一股奇怪的气味。

“嗯？”他哼了一声。

“怎么回事？”罗比尔问道。

“您没闻到吗……像是火药味！”

“可不是，汤姆！”

“是尾舱传来的！”

“是的，……就是那间屋子！”

“这些坏蛋放火了？……”

“哎呀，要是不光放火……”罗比尔喊道，“把门撞开，快，汤姆，把门撞开！”

可是汤姆刚刚迈出一步，惊天动地的爆炸就发生了。

舱楼被炸成几块飞到了空中，探照灯熄灭了，因为突然断了电。飞行器再度陷入一团漆黑。大部分提升螺旋桨被炸得扭曲，或是折断转不动了，但船头的几个还在转。

突然，飞行器的船壳在第一座舱楼——那里边的蓄电池一直在维持前部推进器转动——后面断开，后半截平台在空中滚落下去了。

最后几个提升螺旋桨也几乎立刻停止转动了。“信天翁

号”向深渊栽下去。

船上的8个人像海上遇难者一样，紧紧抓住这块残骸，他们要坠3000米！

前部推进器变成垂直方向后仍在转动，这更加快了下落的速度。

好个罗比尔，危险关头他表现出惊人的镇静。他顺势滑到塌倒了一半的控制舱楼，抓住启动杆，改变了螺旋桨旋转的方向，推进器变成了提升器。

虽然拖延了一会儿，飞行器最终还得摔下去。但至少，这块残骸不会以自由落体的重力作用下的加速度摔下去。如果“信天翁号”掉进大海，幸存者终究难免一死，那他们至少不会因高速下降无法呼吸而窒息毙命了。

爆炸发生后不到80秒，“信天翁号”残存的碎片在大海中被波浪吞没了。

九 征 服

那天菲尔·埃文思只是被“信天翁号”射来的子弹擦破了皮。所以，三个人镇定一下后开始沿着海滨向上走，希望能遇上土人。

这希望没有落空。小岛西岸住着五十几个靠打鱼为生的当地人。他们看到了降落的飞行器，便把这三个逃亡者当作了上界的来宾。由于航海家们很少光顾小岛，所以，三个逃亡者在岛上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得到他们最好的款待。

9月3日，终于有一艘船到小岛来补充淡水，这样，普吕当大叔随身带的几千美元纸币在返回费城的途中开始发挥作用。他们先是到达奥克兰，两天后到了新西兰首都。

在那儿，一艘太平洋远航轮同意接收他们。9月20日，经过最愉快的航行后，幸存者们的抵达圣弗兰西斯科。在船上，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来历守口如瓶。后来他们又搭火车于27日回到了费城。

9月28日，再也没有比这样一条消息在全城这么快地传开来的了——受人尊敬的韦尔顿学会主席普吕当大叔和秘书菲尔·埃文思以及听差弗里科兰在神秘失踪数月后又出现在费城的家里！

那天晚上，主席和秘书在稠密的人群簇拥下来到办公室召开会议。

然而，他们俩都从来没有这样平静过。看他们的样子，好像在6月12日那次难忘的会议后，中间没发生任何事情，这三个半月好像在他们的生活中根本不存在一样。

第一阵乌拉的声浪过去了，两个人脸上没有露出一丝激动的表情。普吕当大叔戴上帽子开始讲话了：

“尊敬的公民们，会议现在开始。”

“会场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为如果这次会议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性，那至少它由于是由普吕当大叔宣布开始和有菲尔·埃文思到会而显得与往常不同。

主席等热情的欢呼和鼓掌平静下来后接着说：

“先生们，在上次会议中，赞成把螺旋桨安在‘前进号’

飞艇前和赞成安在尾部的会员之间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听众都露出惊讶的神色）然而，我们找到了使前部派和尾部派取得一致的办法，那就是：安两个螺旋桨，吊舱两端各安一个！”（会场里鸦雀无声，大家都惊呆了。）

讲话到此结束了。是的，仅此而已！关于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怎样被绑架的，关于“信天翁号”和工程师罗比尔，关于旅行经过，关于飞行器的现状，它是否仍在天上跑来跑去，是否还需戒备对俱乐部成员新的报复行为，关于这一切，只字未提。

全体气球主义者当然都想问一问，想知道个究竟，但看到两人神色异常严肃，扣子扣得齐齐整整，那么还是尊重他们的态度吧，当他们认为适宜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讲的！

这时，普吕当大叔在韦尔顿学会会议迄今没有过的沉静气氛中说：

“先生们，现在需要我们去做的，只有完成担负着征服空间重任的‘前进号’的制造工程了。——会议到此结束。”

翌年4月29日，即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在出乎人们意料地归来之后7个月时，全费城沸腾起来了。这一次和政治可毫无关系，既不是竞选，也不是集会。“前进号”飞艇在韦尔顿学会的关心下，终于竣工了，即将充填它的自然元素。

驾驶员是著名的哈里·乌·廷德，他还有一名助手。

乘客是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作为坚定的气球主义者，他们始终不渝地认为，而且愿意永远认为：飞艇是真正的空中交通工具，未来只属于它。

至于说工程师罗比尔在茫茫的太平洋中有一个基地，一个可供休息的小岛，暂且那还不过是一种假设。而且，他们狠狠地报复了的那个人——他们认为自己做得很公正——已经不在人世了，伴同他的那些人也没能活下来，“信天翁号”的秘密已经被深深埋葬在太平洋底了。

“前进号”具备飞艇的一切优点。它的自重可以使它上升到气球所能达到的最大高度；密封度使它可以在大气中无限停留；坚固性使它可以经得住任何气体膨胀和风雨袭击的压力；性能使它具有相当可观的提升力，能够提起一整套电动机，这套机器将把迄今为止发明出来的空中运动的最强动力输送给螺旋桨。“前进号”的外型是便于水平移动的长圆型，平台式吊舱，舱里装着驾驶员所需的各种工具：物理仪器，缆绳，锚，导索，等等。此外，还有赋予飞艇强大的机械力的干电池和蓄电池。艇的前后部各有一个螺旋桨，还有一支舵。

“前进号”充上氢气后，被运到费尔蒙公园的林间空地，就是飞行器曾经停过几小时的地方。11点刚过，巨大的飞艇就在离地面几英尺的地方摆动，只待跃上天空了。甚而更好，因为那会使试验更具结论性。

还需描述那聚集在费尔蒙公园的人山人海吗？大批火车把周围各州好奇心甚的人都卸在了宾夕法尼亚的首府——费城；还需讲述工商界都停了业，以便使人们能来观看这一伟大场面吗？老板、职员、工人、男人、妇女、老人、孩子、国会议员、军队代表、法官、记者，当地的白人和黑人都挤到林间开阔的空地上来了；还需计算当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出现在挂着美利坚国旗的飞艇下方的吊舱上时，四周

像放焰火一样爆发出的连声喝彩吗？还需说明大多数好奇者是专程来目睹使旧大陆对新大陆羡慕不已的这两位人士吗？

11 点 20 分左右，第一声炮响了，宣告准备工作全部完毕。

11 点 25 分，当第二声炮响了时，“前进号”被网绳拉着，在林间空地升高了 15 米左右，吊舱升到了无比激动的人群头上。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站在吊舱前部，把左手放在胸前——这表示他们和在场的人们心心相通。然后，他们把右手指向天空，这意味着充气量达 4 万立方米——迄今为止最大的气球将占领空间领域。于是十万只手放在十万个胸前，另外十万手指向天空。

11 点 30 分，第三声炮响了。

“全部松开！”大叔庄严地喊道。

“前进号”“威严地”升起来了！多么壮观的场面，仿佛一艘巨轮刚刚驶离船台。

“前进号”笔直地上升，这证明空气绝对平静。它在 250 米的高度停住了，它开始水平移动。在两个螺旋桨的推动下，以每秒十米的速度迎着太阳飞去。这是鲸在水中的速度。将它和那种北方海域里的巨兽相比，倒没什么不恰当，因为它的形状和那种动物一模一样。

接着，“前进号”在舵的作用下做出各种飞行动作：环绕，斜飞，直飞，转小圈，前进，倒退，……

令人遗憾的是没有风，否则人们会看到“前进号”表演各种飞行动作，或是像逆风行驶的帆船那样斜着偏飞，或是像蒸汽船那样逆风行驶。

这时，飞艇又上升了几百米。它想到更高的空中寻找气流，以便使试验进行得更全面。它巨大的体积在人们眼里逐渐缩小，好像是由于光学作用似的。巨在的鲸鱼渐渐变成了鼠海豚，过会儿还会变成普通的鲑鱼，观看的人们望得颈椎都要折断了。最后它到达 4000 米高空。

突然，人群中传出一声叫喊，紧接着是十万声。所有的手臂都指向地平线上的一点，这点，是在西北方。

蓝天的深处出现了一个移动的物体，这物体在靠近，在变大。是一只鸟在高空振翅飞翔？是一颗轨迹斜切大气层的流星？

好像“前进号”也看到了这个奇怪的东西，它肯定觉得受到某种危险的威胁，因为它正在快速地向东逃去。

人们明白了！十万张嘴重复着一位韦尔顿学会会员吐出的名字：

“‘信天翁号’！……‘信天翁号’……”

正是罗比尔的“信天翁号”，它正像一只巨大的猛禽朝着“前进号”扑去！

九个月前，飞行器被炸毁了，螺旋桨被炸折，平台断成了两截。要不是工程师惊人地镇静，“信天翁号”的全体船员会由于急速下落窒息而死。然而，如果说他们逃脱了被窒息的命运，罗比尔和他的同伴们又怎么没溺死在太平洋呢？

这是因为平台的碎块、推进器桨翼、舱房的隔板，所有“信天翁号”剩下来的这些东西集成了一堆残骸。如果受伤的鸟掉进波涛，它的翅膀还可以把它维持在水面上。罗比尔和他的人先在残骸上度过了几个小时，然后又乘上了在洋面上

找到的橡皮艇。

天亮后几小时，一条英国的驶往墨尔本的三桅船发现了他们，不仅收容了所有的人，还收容了漂在水面的飞行器的残余部分。工程师只说他的船撞沉了，对方也没有强求他说明身份和姓名。

工程师在船尾舱楼的残骸里找到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这使他可以供给同伴们的一切需要，不用求助于任何人。到墨尔本后不久，他买到了一条一百吨左右的双桅纵帆船。就这样，精通航海的罗比尔回到了 X 岛。

他只有一个确定的念头，他那些船员和他有一桩共同的心事——报仇。

总之，八个月后，工作完成了，一个和被炸毁的那个一模一样、同样强大有力、同样快的新“信天翁号”可以起飞了。

四月初，“信天翁号”离开 X 岛。一路寻来，正赶上“前进号”升空，这是罗比尔和他的同伴们无时不在寻找的报仇的绝好机会。

“前进号”一直在逃。但它很快明白了：靠水平飞行，永远也逃不掉。只有垂直运行寻求生路。不是要靠近地面，因为飞行器会挡住去路，而是上升到受不到攻击的高空去，虽然危险，但合乎逻辑。

但是“信天翁号”也开始跟着上升。它比“前进号”小得多。就像是箭鱼在追被它刺伤了的鲸鱼，鱼雷在奔向将被它一下子炸毁的巡洋舰。

下面的人们看得清清楚楚，“信天翁号”围着“前进号”

兜圈子，半径一圈比一圈小。它一跃就可以把对手撞坏，把那脆弱的皮囊戳破。那样，主席和秘书就会摔下去，跌得粉身碎骨！

“前进号”上挂着美利坚国旗；“信天翁号”也悬挂着旗帜，那是一块薄纱，上面缀有星星和征服者罗比尔的金色太阳。

突然，地面上惊叫声一片。

“前进号”明显变大了，它是在往下跌！由于气体在高空过度膨胀，胀破了皮囊，气球瘪了一半，迅速向下摔。

“信天翁号”减低了提升螺旋桨的速度，在匀速下降，在离地面 1200 米的高度追上“前进号”，靠了上去。

罗比尔要结果它吗？……不，他是要救出飞艇上的人！

“信天翁号”行动灵巧，“前进号”的驾驶员和他的助手一下跳到飞行器的平台上。

两位会员可不想那么做，工程师手下的人扑过来，强迫他们又上了“信天翁号”。

地面上笼罩着可怕的沉默。所有人都眼睁睁地看见泄光了气的“前进号”落在森林中的树上，像一大团破布挂在半空中。

“信天翁号”不但没有飞走，还不断降落，在离地面两米停住了，传来工程师的声音：

“合众国公民们，我完全有理由行使复仇者的权力。但是，看到‘信天翁号’的成就在他们心中引起的情绪，我明白了，对于征服空间将导致的重要革命，人们的思想还没有作好准备。我决定让他们自由。”

看到四个人都回到地上后，他接着说：

“我的试验做完了。但是我认为今后什么事物都不应过早成熟，进步本身也是这样，应该水到渠成。看来我来得太早了，各民族实现联合的时机尚未到来。因此，我走了。再见，合众国公民们，再见！”

“信天翁号”用它的 74 个螺旋桨拍击着空气，由两个推进器推动着，在一阵暴雨雷鸣般的乌拉声中——这次是赞赏的欢呼——消失在东方。

现在，再回到这个问题：“罗比尔是谁？人们有一天会知道吗？”

今天就可以知道了：

罗比尔是未来的科学，也许就是明天的。这是未来的所在。

至于“信天翁号”，它是否仍然在大气层中，这个谁也不能从它手里夺走的领域中遨游？这一点是不应怀疑的。征服者会像他说的那样有一天重新出现吗？会的！他一定会来提供一次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上社会条件 and 政治条件的发明的秘密的。

至于空运机器的未来，它属于飞行器，而不是飞艇。

征服天空的事业终将属于那些“信天翁号”！

地心游记

一 破译羊皮纸

我真的后悔把那答案告诉叔父，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叔父在未知道答案前恐怕还要饿我们几天，在左思右想后还是将那我无意中发现的秘密说了出来，我心存希望地想叔父只是说说而已，不会去真的做的，可不想……唉！

我的叔父黎登布洛克教授是汉堡约翰学院的教授，讲授矿石学。他是个脾气急躁的人，除非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奇迹，不然他这辈子总是个怪僻的人。他讲课的时候总要发一两次脾气，说老实话，他并不理会他的学生是否按时上课，是否用心听讲，是否学有所成，他讲课完全是凭“主观”，是为了他自己。

不过，叔父倒是一个真正的学者。虽然他有时动作有点粗鲁而把一些标本搞坏，他却有地质学家的天才和矿石学家的敏锐观察力，用起他的锤子、钻子、磁石、吹管和盐酸瓶子来，他是很在行的。从某一种矿石的裂痕、外壳、硬度、可

熔性、响声、臭气和味道，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判定出它在现代科学所发现的 600 种物质中属于哪一类。

他是一个高个子的人，瘦瘦的，非常健康，外表很年轻，50 岁的人看上去只有 40 岁。他的大眼睛不停地在他的大眼镜后面转动，他的鼻子长而且尖，像一把尖刀，顽皮的学生们常说那是一块磁石，可以吸起铁屑。它确是可以吸鼻烟，而且数量很大，这一点不假。

我是个孤儿，由于对地质学非常爱好，又是他的侄子，所以我成了他科学实验的助手。

那天是 1863 年 5 月 24 日，叔父不知从哪弄到一本书，他坐在他那“乌特烈绒”的大靠椅上，津津有味地读了好半天了。

当我知道那书是一个叫斯诺尔·图勒写的，他是 12 世纪著名的冰岛作家，写的是统治冰岛的挪威族诸王的编年史等等，以及书是手抄本，是被叔父称为“奇妙的语言”的冰岛的原本时，我并没有对此产生出多大的兴趣，稍稍吸引我的倒是那书中突然掉出的一张有些脏的羊皮纸，上面排列着一些看不懂的像咒语似的字体。

“这里一定有个秘密，我一定要把它发现出来！”

不用说，叔父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了，以至从这时起到解开谜底前，他完全忘掉了吃饭是怎么回事儿。

接着，他很快在书第二页的背面发现了看起来好像是一块墨水痕迹的污点。在他那大显微镜的帮助下，他念出了一个名字：

“阿恩·萨克奴姗！”他用胜利的口气喊道，“这是 16 世

纪的一位学者，一位著名的炼金术士呢！”

叔父稍作分析后就断定羊皮纸上的字是拉丁文，只是顺序被打乱了，是怎样的规律呢？在横排不对竖排不对断行断句都无法组成完整的意思后，性急的又是急于知道秘密的叔父显然是再也坐不住了，他像一颗子弹似地穿过书房，像雪崩似地下了楼梯，一直冲到街上去，大门在他身后咣咣作响。

女佣说大门被锁上了，她不能上街买菜了。这下可糟了，没有了行动自由，连饭也吃不上了，除非解开那个天晓得的谜底。

我试着去做这道难作的题，因为我想我抵抗不了饥饿的折磨，当我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排列出几个毫无关联的单词后，就再也没有进展了，132个字母在我的眼前飞舞着，仿佛四周的空中都是些闪耀的银珠。我喘不过气来，我需要空气！我机械地拿起羊皮纸扇了扇风——这样，我发现了解开谜底的钥匙！

震惊，除了震惊再也没有词能描写我当时的心情了。“不能告诉叔父，不然他肯定会去照着做的。”我暗自决定。

叔父回来了，他根本连看也不看我，就坐到他的书桌上去。几个小时过去了，他动也未动地试图将那些字母的所有组合法都重新做一遍。

第二天早晨，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不知疲倦的人还在工作。他的眼睛通红，脸色苍白，头发被焦急的手抓得很乱，颧骨发紫。

真的，我开始可怜他了，我渐渐被怜惜心战胜了，可一转念，我觉得还是不能冒险，虽然我已饿得顶不住了，但我

更不想因我把他引上了死亡的道路而后悔。

下午了，叔父戴上了帽子，看样子又要出去。我害怕了。“黎登布洛克叔叔！”我高声叫出来。“如果你从头念，是念不出什么意思来的，不过如果你从后面念起——”

那些拉丁文的意思是这样的：

从斯奈弗·姚可的陷口下去，七月以前斯加丹利斯的影子会落在这个陷口上，勇敢的勘探者，你可以由此抵达地心。我已经到过了。阿恩·萨克奴姗。”

念完以后，叔父突然跳了起来，仿佛触电一般。他两手抱着脑袋，来回移动着椅子，把书都堆积起来，乱扔着宝贵的水晶体。他在这里打一拳，那里拍一下。终于，他的神经安静下来，仿佛一个精疲力竭的人那样倒在椅子上。

“什么时候了，阿克赛？”安静了几分钟，他问道。

“三点钟。”

“是吗？我饿了。我们吃饭去。然后——”

“怎么？”

“然后你给我打行李。”

“给你打行李！”我叫道。

“也给你自己打。”

到地球中心去？真是疯了！

在佣人准备饭以及整个吃饭的过程中，我都在力图维护自己的权力，极力说明想去地心的想法是荒谬的，不现实的，我想我不应该眼睁睁看着叔父冒这个不必要的险。

“什么姚可、斯奈弗和斯加丹利斯，我连听也没听说过！”回到书房了，我还在继续我的努力。

“你把图书第一室第四个书架上 Z 字部的第三本地图拿给我。”叔父的书实在太多了，现在他叫我拿的是冰岛的一幅地图。

“你看这些火山，”叔父用手指着说，“注意它们都叫姚可，意思是冰河。”

“看这儿，”叔父继续说，“在纬度 65° 下面一点儿的地方你看见了什么？”

“有一个好像一根瘦瘦的骨头似的半岛，尽头像一根巨大的膝盖骨的形状，上面有一座好像伸到海里去的山。”

“对，这是斯奈弗，高约 5000 英尺，是岛上最有名的山之一。”

“可是陷口里一定充满了燃烧着的熔岩啊！”

“如果它是死火山呢？而且聪明的萨克奴姗已谨慎地把严正的教训告诉了我们！斯奈弗有好几个陷口，为了指出通向地心的是哪一个，他说在将近七月——即是六月底的时候，这座山的一个山峰斯加丹利斯的影子正好是落在那个陷口上。”

“好吧，可只要下去 30 英里，那里的温度已超过 1300° 了！”

“你是不是怕被熔化了？”叔父笑道，“只有到了才能知道，在傅利叶之前，人们不是一直相信星球之间空间的温度是在不断地减低吗？而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宇宙最冷地区的温度没有超过零下 40° 或 50° 。”

“不错，是可能的。”我差不多被说服了。

“当然可能！”叔父越发有信心和兴趣了，“可是不许声张，对于每一点都不许声张，别让任何人比我们先到达地心！”

二 出 发

我也说不清是不是真的被叔叔说服了，可我知道想违背他是不可能的。夜里我梦见许多深渊，我感觉似乎被教授的粗手拖到洼洞和流砂里面，我从无限高的峭壁上跌了下来，仿佛无止境地一直在往下掉……

五点半钟的时候，外面传来车轮转动的声音，一辆大马车将把我和叔父送到火车站。

火车停在海的尽端，在那里我们换乘汽船。又换乘火车后，我们到达哥本哈根。在预付了双倍的船费后，我们被告知星期二早晨七点钟时，我们将随船去想去的冰岛。

这期间，在叔父的“逼迫”下，本来登高头晕的我5次登上了哥本哈根西南角的阿马克岛上的一所有150个台级的教堂尖顶。

“往下看，你应该学学往下看深陷的地方！”叔父说。

到冰岛的旅途还顺利，只是叔父一直受晕船的折磨。不过临上岸时，北方一座重迭的尖峰上盖满了积雪的高山使他极其兴奋，“斯奈弗！斯奈弗！”他喊道。

因为有叔父的朋友的介绍，我们到冰岛后受到了市长的热情接待；最关键的，我们遇到了一位十分讨人喜欢和最有帮助的弗立特利克孙先生，他是教自然科学的老师。他不但请我们住在他的家里，而且解答了叔父想知道的问题。

“你们的图书馆啊，”叔父说，“那些差不多空空的书架上

只有几本古怪的书！”

“哦，”自然科学老师答，“我们有 8000 卷书，其中有许多是贵重而稀罕的。”

“我不知道你能用什么来证明你这句话。”叔父有片刻的犹豫，因为他的问题牵扯到他的计划，但他还是说了：“你那些书里面，有没有阿恩·萨克奴姗的著作？”

“你指的是那位 16 世纪的人，他是一位伟大的博物学家，炼金术士和旅行家，是冰岛文学和科学的光荣之一？”

“对，就是他！”

“没有，冰岛或别的地方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阿恩·萨克奴姗当时被当作异教徒处死刑了，他的作品都在哥本哈根被绞刑吏烧光了。”

“那——太好了！”叔父喊起来，把冰岛的教授吓了一跳。

冰岛教授真是太好了，从他那里，叔父不但知道还没有人试过从斯奈弗的陷口进到地心，而且知道那山已有 500 年没喷发了，令叔父大感意外收获的是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位非常合适的向导。

我们的向导叫汉思斯·布杰克，是个非常熟练的猎手。他高高的个子，给人的印象就是体力出众。红色的长发披在他坚实的肩膀上，举止温柔而沉着，他有一种哲学，那就是不让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使他惊奇或忧虑。他将先带我们到斯奈弗半岛的南部、大山山脚的斯丹毕村庄，这大概要七八天的时间，然后继续帮我们搞研究工作，每星期的酬劳是三块钱（约 13 先令）。

出发前的大部分时间，我不得不为了怎样将那么多的东西放得更合理些而伤脑筋。我们的东西分四组：

仪器包括——

1、一根高达 150° 的摄氏温度计，这个温度在我看来既太高又太低。如果空气的温度升到 150° ，我们都死亡了，假若用它去测量高热的水或者熔化的物质，这个限度还嫌不够。

2、一个压缩空气的压力计，用以测量比海面上的大气压力更高的压力，因为我们到地底下的时候，越下去气压就越多增加。

3、一个在汉堡的经线上检验过的时辰表。

4、两个罗盘，一个测量倾角，一个测量偏角。

5、一具晚上用的望远镜。

6、两支用路姆考夫线圈制成的电灯。

武器方面——

两支来福枪、两只左轮手枪和相当数量的不怕潮的火棉。叔父对于他的武器和仪器似乎同样重视，尤其对于那些不怕潮的火棉更为小心，因为它的爆炸力要比普通的炸药强得多。

工具方面——

两把十字锹、两把镐、一副 400 英尺长的丝绳梯子、三块包铁的侧板、一把斧子、一把铁锤、几把螺旋、一些螺钉和几根编得很长的绳索。

干粮的包裹并不大，压缩的猪肉和饼干够吃六个月，唯一的液体就是杜松子酒——没有水，虽然有水瓶。我向叔父表示即使我们能找到水，其质量和温度恐怕也有问题，但我的忧虑完全被忽视了。

还需要补充的是我们有一只旅行用的药箱，内有几把钝剪刀、护骨板、丝带、绷带、膏药、盛血器（真可怕）、几瓶糊精、纯酒精、铅醋酸盐、乙醚、醋、阿摩尼亚，各种在危险状况下用的药品以及制造路姆考夫线圈的必要化学用品。

叔父还仔细记住要带烟草、火药、火绒和一条系在腰间的皮带，里面有相当多的金子、银子和钞票，还有拿橡皮和柏油做的不透水的皮鞋。

第二天早六点钟时，一切都准备好了，弗立特利克孙先生来送行，并重复着一句话：命运叫我们走哪一条路，我们就走哪一条。

这天多云，正是旅行的好天气。汉恩斯走在前面，步伐迅速、均匀且不会感到疲乏。两匹运行李的小马跟随着他，接下来是叔父和我。

“好马！”叔父赞道，“你看，阿克赛，再没有一种动物比冰岛的马更聪明的了：大雪、风暴，无法通行的路、岩壁、冰河——没有一样可以制止它，它勇敢、镇静而坚毅，从来不会跌倒，也不会忽然来一阵抽筋；如果有河流或峡湾横在面前必须经过，它就毫不踌躇地下水，像个两栖动物似地游泳而过。我们不必为它操心，让它去吧，一天准走 30 英里。”

然而马怎么也不肯过一个只有半英里宽的峡岩，那水很急。我们只好乘汽船。到岸上后我们住在一家有 19 个孩子的农民家里。

6 月 19 日，出现在我们脚下的熔岩几乎长达一英里，熔岩表面的皱纹好像锚链，有时伸展出来，有时蜷缩起来；山谷间有巨大的瀑布；到处上升着水蒸汽显示了地下的热流。斯

奈弗的白色双峰已在云端里出现。

又过了一天，我们到达了山脚下的村庄斯丹毕。这是个由大约 30 间茅屋组成的村庄，建立在熔岩上，经常可以享受到从火山上反射过来的阳光。我们住在牧师家里。临走，牧师和他的那位身材高大的泼妇和我们道别的方式是递上一张什么也不可能漏掉的庞大的帐单。

向导雇了三个冰岛人代替马往山上搬我们的东西，当然那三人只到陷口的底部就回家了。他还准备了一只装水的皮袋，加上我们的水瓶，足够我们喝一个星期的。

爬山是很辛苦的。人站在山中很容易产生错觉，看似近在咫尺的雪峰，其实还隔着“十万八千里”。山上的小石子既不跟泥土也不跟野草附在一起，而是在我们脚下不断地掉下去，以山上雪崩的速度冲落到下面的草原上。

叔父一直尽量靠近我，从来不让我跑到他的视线以外，他的手臂好几次给了我有力的支持。至于他自己，显然有一种平衡的天赋，因为他从来没有摔倒过。

在晚上 11 点最暗的时候，我们终于到达了斯奈弗的山顶。虽然是 5000 英尺的高度，但我睡得特别熟，甚至没有做梦。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们几乎被那凛冽的风吹僵了。可一看到只有在这样的山峰上才能看到的美丽景色，又使我心醉神迷：四处相连的深邃的山谷、峭壁就像刚刚掘出来的井，湖像池塘、小河宛似溪流，那无穷无尽的、起伏的山峦以及东一点西一点像泡沫似的雪，使我想起波涛汹涌的海面。

汉恩斯告诉我们冰岛人管这个山峰叫斯加丹利斯。叔父

胜利地看了我一眼，说：

“到陷口去！”

斯奈弗的陷口是个倒着的空圆锥，开口处的直径长约一英尺半。我偶然想起大口径的短枪，这种想法使我毛骨悚然。“走进枪的口径，”我想，“如果它正好装着子弹，那么稍微一碰，我们就会被打出来，这简直是疯子的行为！”

总算没有遭到意外，全程只掉了一捆绳子。在中午时我们到达了陷口的底部。三条小道出现在我们面前。叔父喘着气，从一条小道到另一条小道，口里自言自语。

突然，“阿克赛，过来，过来！”叔父叫道。

我跑过去，顺着他指的方向，发现了一块花岗石上的木板上写着那倒霉的名字——

阿恩·萨克奴姗！

现在，叔父等的是阳光的影子。

可是一直是阴天。我不想描述教授那种无能为力的愤怒。他一句话也不说，视线永远对着天空。如果等不到阳光的影子，那我们的计划要推延到下一年了。

老天他往往把大乐和大悲交集在一起。6月28日，大量的阳光照耀着陷口的每一个小丘陵、每一块岩石、每一块石头，所有的东西都分享着和蔼的阳光，而且立刻把影子投射在大地上，当影子最短的时候，它柔和地照耀的是中间的小道。

“那儿！通向地球中心的路！”叔父嚷着。

这时正是下午一点十三分。

三 真正的旅程

现在我仍然可以决定到底是参加这次旅行还是拒绝这次尝试。然而在向导面前退回去，我会是很惭愧的。汉恩斯能这样镇静、这样毫不在乎、这样不顾危险地接受这项冒险的旅行，当想起我不如他勇敢时，我的脸也红了。

这个喷烟口的口径有 100 英尺，圆周有 300 英尺长。真是个无底洞！不过几乎笔直的岩壁上也有许多突出的部分，可以当作立足点；如果说不需要梯子，那扶手是无论如何要找的。叔父解决了这个困难。他解开那捆大拇指粗的 400 英尺长的绳子，先放下一半，在一块坚硬而突出的熔岩上绕了一圈，然后再放下另外一半。我们下降 200 英尺后收绳子，如此反复。

叔父将易碎的东西分成三包，一人一包，汉恩斯是工具和部分粮食，我是一部分粮食和枪，叔父自己是剩下的粮食和精密仪器。衣服、绳索、梯子被汉恩斯捆在一起，干脆地向着无底洞掷了下去。

绳子被重复运用着，半小时我们可以下降 200 英尺。

我不知道我这位如此热爱地质学的叔父在下降的时候是否还想研究一下周围土地的性质。反正我管它是新地层、古地层，铅质的、沙质的……一概不感兴趣。教授显然在观察，因为稍事休息时他对我说：

“我越向前走越有信心了。我们是在最原始的地层上，这

里发生过燃烧的金属和空气、水接触而产生的化学变化。我完全不同意关于地心热的说法。”

到达那个垂直的喷烟口底面时，我们下降了 2800 英尺，用时十个半小时。

当时还有一点点光亮。我们打开粮食口袋吃了点东西，吃完以后就在石头和熔岩块组成的床上睡下。

我仰面睡着，往上一看，只见这长达近 3000 英尺的仿佛是个巨大的望远镜的管子的末端，有一点亮晶晶的东西，那是一颗星。

早晨八点钟醒来，只见一道阳光被上面熔岩壁上的成千个小平面反射下来。借着这亮光，我们找到了昨天扔下的包裹。我们吃了一部分饼干、肉，喝了几口含有少许杜松子酒的水。

叔父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笔记本，做了这样一个记录：

星期一 6 月 29 日

时辰表：早晨 8 点 17 分

气压计：73.9 厘米

温度计：六度

方向：东南偏东

“现在，阿克赛，我们的旅行真正开始了！”叔父兴奋地说。

说完，他一手拿起挂在脖子上的路姆考夫电线，另一只手把它接在灯丝上，一道很亮的光划破了坑道的黑暗。

汉恩斯拿起了另一根路姆考夫电线。这个巧妙的玩意儿使我们能长久地在人造的光亮中行走，即使周围是些最不能

发光的气体。

我们的全部困难就在于不能在大约 45° 的斜坡上很快地滑下来，幸亏有些凹凸不平的岩石可以让我们当作台阶，我们不得不继续把行李挂在一根长绳子的上面滑下去。

形成我们脚下的台阶的东西就是熔岩壁上的钟乳石，有些多孔的熔岩形成了又小又圆的气泡，不透明的石英结晶夹杂着一些比较小而透明的石英结晶悬挂在顶上，仿佛很多灯架，我们走过的时候，这些结晶体似乎也在发光。可以说，这里的妖怪为了迎接来自地面上的客人，正在照亮他们的皇宫。

“太好了！”我不由得喊道，“多好看啊，叔父！看这些从红棕色慢慢地变成浅黄色的熔岩，以及像透明的圆珠似的水晶石，多美啊！”

“啊，阿克赛！”叔父回答，“你说这好看，我希望我们将能见到更好看的東西。往前走！往前走！”

走了两个小时，温度并没有太大的增加，只增加了 4° 。这使我感到我们与其说是在往下走，还不如说是在往前走。

有一件事使我很担忧：我们的水差不多用了一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见地下泉源。

“没有泉源就使你怕了吗？别着急，我们会找到水的，比我们想要的更多。泉流怎么能从现在的岩壁里飞出来呢？”叔父说。

“可是看样子熔岩还长着呢，我们还没下降多深啊！”我还是担心。

“你知道我们下降了多少了？”

“如果按 120 英尺上升一度算，我们温度计现在增加了 9° ，那么我们该下降了 1125 英尺。”

“而按照我的仪器，”叔父毫不怀疑自己仪器上的数据，“我们已经到达了海面以下 10000 英尺的地方。”

按理，此时温度应该是 81° ，而温度计上只有 15° ，这是值得思索的问题。

6 月 30 日早上 6 点钟，我们又开始下降。仍然随着熔岩的坑道下去。一直到 12 点 17 分，我和叔父才追上了已经停住的汉恩斯。

我们已经到了坑道的尽头了！

面前是两条路，都是既暗又窄，没有任何迹象可以使你决定该选择哪一条，完全是碰运气。

我们按叔父指的一条走进去。

这条新坑道的倾斜率很小，它的各部分都很不同，有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连串拱门，仿佛哥特式教堂的走廊，中世纪的建筑师可能在这里研究过各种形式的尖顶式建筑。再往前一英里，我们不得不在一个罗马式低圆顶下面低着头前进。

当时的温度还不是令人不能忍耐。我不由得想象这些熔岩沿着目前很静的路从斯奈弗喷出来时的景象；我也想象这股汹涌的熔岩流在坑道的四角爆发出来的情景；还有在这狭窄的空间内高热蒸汽的压力！

“如果现在这座古老的火山，”我想，“在经过这么长时期的静止状态之后，再开一次玩笑，那会怎么样呢？”

我不会把这些空想告诉黎登布洛克叔父——他是不会理

解的。他唯一的念头就是继续走下去、滑下去，在那光滑的路上翻着滚着前进，脑子里充满一种任何人都不得不钦佩的信念。

我们睡的条件很简单：每个人裹着旅行毯，蜷起身子。我们用不着怕冷或者干扰。非洲荒地或新世界森林中的旅行者在夜间一定要轮流值班，这里却是绝对清静安全——用不着怕野兽或野蛮人。

早晨醒来，觉得精神清爽，也很舒服，我们重新开始旅行，还是像以前那样，随着熔岩坑道下去。不过这次并不是往下，完全是沿着地平面前进，在我看来我们还稍微上升了一些。

由于往上走越来越使人感到疲乏，我就想着这条路重新把我带回地面多好。

中午以后，熔岩壁的性质改变了。我注意到它们不再明亮地反射出我们的灯光。它不再有一层熔岩，岩石也渐渐倾斜，而且岩床也经常是直立的。目前我们正处于过渡时期——志留利亚时期。

当我快走满 100 码的时候，终于得到了不容置疑的证明——在志留利亚时代，河水中包含 1500 种以上的植物和动物。我的两只已经习惯于硬熔岩的脚，现在扬起了一阵由遗留下来的植物和兽皮组成的灰土。我在岩壁上清楚地看到海带和石松的痕迹；教授一定认识它们的，可是我相信他闭上了眼睛，不去看它们——无论如何他正迈着均匀的步代前进着。

他未免太固执了一些，我再也不能忍耐。我拾起一块保

持得很完善的、和目前土鳖相仿的兽皮，然后转向叔父说道：“你看！”

“好吧，”他冷冷地说，“这是古代节足动物中一种已经灭绝了的甲壳动物的皮，不过如此而已。”

“可是你不能推想一下——”

“你推想到什么？我也推想过。我们已经离开了花岗石和熔岩流。我可能已经错了，可是等我们到达这条坑道尽头的时候，我会明白的。”

“对，叔父，如果我们没有受到一直在增加的危险的威胁，我一定很同意。”

“什么危险！”

“缺水。”

“那么，我们要实行配给了，阿克赛。”

四 渴！

的确我们需要实行配给了。我们的存水只够三天饮用，而且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希望在这志留利亚的河底找到泉源。

星期五，由于口渴而感到困苦，挨过了一夜以后，我们这一伙人又赶紧进发。十小时以后，我观察到岩壁上的反射已经大大减少。大理石、片麻岩、石灰石和沙石都被一种暗淡无光的东西所代替。

在坑道很狭窄的某一块地方，我身靠着岩壁，我见到我的手已经变得很黑。我更仔细地环顾了一周，我的周围全是

煤！

“这是煤矿！”我嚷着。

“我知道，”叔父简短地说，“我肯定煤矿中这条坑道不是人们开出来的。可是这有什么关系？我们吃晚饭吧。”

汉恩斯准备了一些食物。我吃的极少，喝了配给我的少量的水。向导的水瓶中只剩下一半水了。

晚饭以后，他们两个把自己裹在毯子里，以睡眠来恢复疲乏。我可睡不着，数着钟点直到天亮。

星期六早晨 6 点钟，我们又出发了。我们一直在煤层上穿行，直到傍晚，由于一路地面上的障碍，叔父变得越来越焦急。这时候周围越来越黑暗，没有办法估计坑道的长度。我开始在想这条坑道可能没有底。忽然在下午 6 点钟，出人意料地一垛岩壁出现在我们面前，左右上下都没有开口。我们已经到达了一条死胡同的尽头。

“那更好！”叔父喊道，“我知道现在我是在哪里了。我们并不是在萨克奴姗的路上，只好回去。我们休息一夜，三天以内回到上次那两条路分岔的地方。”

“好吧，只要我们有力气！”我说。

“为什么没有？”

“因为明天就没有水了。”

“难道连我们的勇气也没有了吗？”叔父严厉地问道。

只好回去，我不愿拿我们退回去时的苦楚来烦扰你们。叔父以一个犯了错误的人的愤怒来对待这些苦楚；汉恩斯镇静地顺从着；我自己呢，应该承认我一直埋怨和失望，不能在这种不幸的情况下压制我的心情。

真的没有水了，我们只剩下杜松子酒，这种烈性的液体可以烧人的喉咙，因此我连看也不想看它。我觉得热气使人窒息，简直累得要倒下来了。我不止一次地真正地失去了知觉。于是，叔父和那位冰岛人停下来，尽量安慰我，给我打气。可是我注意到叔父也真正受到了疲乏和口渴的煎熬。

在7月7日，我用手和膝盖匍匐而行，终于半死不活地到达了两条坑道分岔的地方。我像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向前跌倒在熔岩地上。

汉恩斯和叔父背靠着岩壁，一点一点地咬着吃一些饼干。我那肿胀的嘴唇发出不断的呻吟，已经不省人事。

一会儿以后，叔父来到我身边，用双臂把我抱了起来，带着真正怜悯的语气说：“可怜的孩子！”然后出人意料地拿起挂在水壶的水壶，“喝吧。”他重复地说，举起水壶，把里面最后一口水倒进我的嘴里。

哦！无比的愉快！一口水就解除了我那燃烧着的干渴，一口水就足以把我的生命从鬼门关口拉回来。我捏紧了手，谢谢叔父。

“亲爱的孩子，我知道你到达交岔口的时候就要倒下来，所以把最后一口水留下来救你。”

“好吧，”我说，“现在我们只有一件事要做——回去。”

叔父低着头不看我，尽量避免和我的眼光接触。

“必须回去，回到斯奈弗去。愿上帝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回到火山口！”我大声说。

“我刚刚看到成功的可能，决不回去！”这是叔父的声音。

“那么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找死？”

“阿克赛，不！你回去吧，我不愿意让你死。你和汉恩斯一同回去，我还要走下去。”

叔父说话时十分激动，他的声音刚开始是温柔的，可现在又恢复了严厉。他是在对一件不可能的事发蛮劲！我不忍把他丢弃在这个深渊里，虽然我的自我保存之心占着上风。

“我们唯一的困难就是缺少水。我正在观察坑道的来龙去脉，不久我们会到花岗岩的内部，在那儿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泉源。哥伦布要求他的随从再坚持三天，他们都答应了，虽然他们有病而且感到害怕——最后他发现了新世界。我是这些地下区域的哥伦布，而我只要你们再忍耐一天。如果一天以后还是找不到我们所需要的水，我向你起誓一定回到地面上去。”

我被叔父的诺言感动了。“好吧，”我喊道，“希望上帝能报答你这个超人以力量。咱们出发吧！”

我们又开始下降了——这次是从新的坑道下去。

当地球逐渐冷却的时候，它的体积缩小，因而地壳产生了裂缝和凹地。我们现在行走着的这条坑道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条原始坑道的千百个转折形成了一座困人的迷宫。矿物学家从来没有如此幸运地在这里研究自然，奇妙的地质勘探器所无法带到地面上来的东西，我们却能亲眼看到，亲手摸到。那一片片美丽的、绿色的片麻岩，横夹着曲曲折折的一条条发光的金属——铜、镁、白金或金子。不管人类如何贪婪，也休想找到埋藏在地球内部的这些财富。这宝库，由于地球在古代所发生的变动而被埋得这么深，无论是锄头或是镐，都没法把它们挖出来。

我们追随着一层一层的片麻岩向前走去，这些片麻岩几乎像水成岩，岩床上整齐而平行；接着是夹在片麻岩里的平平的薄片云母在闪闪发光。灯光被大批岩石的小平面反射出来，彼此向各个方向折射，直到最后仿佛只看见一个人在中空的金刚钻里面前进着。

快到傍晚 6 点钟的时候，这个“光”的亮度显然已经减弱，岩壁虽然还是水晶的，却已经黯淡无光了。长石以及石英和云母在一起出现，表示我们已经到达了岩石中最老最硬的岩石层，这种岩石承受着其他岩石的重量，我们简直是被禁闭在花岗石的大监狱里面。

现在已是 8 点钟了，还是没有水。我实在痛苦极了。叔父走在前面不肯停下，一心想听到溪流的潺潺声——但他没有听到。

我的四肢已经无法支持了。为了不耽搁叔父，我只好忍受着苦楚。可是终于，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只喊出“救命！”就倒了下来。

叔父转回身。他交叉着双臂，一面注视着我，一面咕哝着说：“这就完了！”他作了一个可怕的愤怒的手势，然后我的眼睛闭上了。

当我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见我的两个同伴一动不动地裹在被窝里。我难过极了，刚才叔父说的“这就完了！”又在我耳边响起，真的，一切都完了，我这种样子，要想回到地面上去恐怕是不可能了。

地壳有四英里半厚！这一大块东西就好像压在我身上似的，我感到沉重极了，透不过气来，费了好大劲，我才在石

床上翻了一个身。

几小时过去了，尽管静得可怕，我还是不能入睡。就在我朦胧欲睡时，我好像听见一点儿声音。地洞里一片漆黑，我使劲看，隐隐约约看见那位冰岛人拿着一盏灯，走掉了。

他把我们丢下了吗？叔父睡着了。我想喊出来：“汉恩斯丢下我们了！汉恩斯！汉恩斯！”可是发不出声音来。我无声地叫喊着，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听得见。

然而当第一阵恐惧过去以后，我感到有点惭愧，我不应该怀疑这位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可疑之处的人。他并没有往坑道上面爬，而是在向下走。如果他有什么坏企图的话，他应该往上走的。这个想法消除了我的疑惧，然后我开始想这位镇静而顺从的汉恩斯为什么要从他的安睡中爬起来：他是不是即将有所发现？在这安静的夜里，他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我所没有听到的细微的声音？

五 得 救

大约有一小时，我一直在精神错乱地想象着这位沉默寡言的向导的一切可能的动机。最后听到下面发出来的一阵脚步声——汉恩斯又上来了。他那摇曳不定的灯光先照在岩壁上，然后从走廊的出口处射出来。汉恩斯走到叔父身边，轻轻地摇醒他。叔父坐了起来。

“水！”向导说。

那里？就在下面！我明白了，我捏紧了向导的手，他也

静静地注视着我。

我来了精神，立即和他们起身出发。一小时后，我们横越了 6000 英尺，下降了 2000 英尺。

我清楚地听到一种声音，像远处隆隆的雷声，可走了半个小时了，还是不见泉水。我又开始悲观了。这时，叔父说明了声音的来源：

“汉恩斯没搞错，这是洪流的声音。毫无疑问，我们附近就有地下河流。”

我们赶紧往前跑。刚才还在头上的洪流，现在已经是在左面岩壁的后面咆哮奔腾。我不断地用手摸着岩石，希望碰到一些水气，可是碰不到。

过了一会儿，汉恩斯凭着直觉，停在了看来是洪流离我们最近的地方。我靠着岩壁，听到大约两英尺外，泉水急流着，可是被一垛花岗岩壁隔开了！汉恩斯看着我的时候，仿佛他的嘴角有一丝微笑。

当我看见他举起镐来刨岩石的时候，我完全明白并喝起彩来：

“好样的，汉恩斯！得救了！”

“好小子，我们是想不出这种主意的！”叔父说得很直率。这种举动其实很危险，它可能会造成可怕的岩崩，或是洪流从岩石里突然冲击出来把我们卷走。可是我们目前的处境，岩崩和洪流并不是最可怕的。我们实在太渴了，我们需要水！

向导镇静而缓慢地不断地用镐对准岩石凿着，若是叔父或我，准会一下子劈开这岩壁的。一条大约六英寸阔的小缝出现了，洪流的声音越来越大了，我幻想着嘴唇上已沾满了

滋润的泉水。

一小时后，当叔父情不自禁地拿起镐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嘶嘶的声音。接着，裂口里猛地喷出一股水，射到对面的岩壁上。

汉恩斯几乎被射中，他叫了一声。当我把手伸进喷水口的时候，我才明白——我也大叫一声——水是滚烫的！

“100°的水！”我嚷道。

“嗯，它会冷下来的。”叔父回答。

不久我们喝上了第一口水。多幸福啊！什么水？从哪来？不管它，反正是水。它将我们即将消失的生命又救了回来。我不停地喝着，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其实水里有铁，叔父说对我们很有利。他还建议给泉水起个名字，“汉恩斯小溪”，我脱口而出。汉恩斯并不推辞，他像往常一样安静地呆在角落里。

我们在装满了水壶和所有的水瓶后，想把泉水堵住，但水是烫的，压力也大，后来又发现一个更有利于我们的办法：就让水流，除了供给我们，还可以引导我们下面所走的路。

又一天早晨，我吃完早饭，又喝了很可口的含有铁质的水，觉得很愉快，想走得更远些。有我叔父这样充满信心的人，又有一个像汉恩斯那样机灵的向导以及像我这样“坚定”的侄子，怎么会不成功呢？这个美好的想法钻进了我的脑子。如果有人建议回到斯奈弗的山顶上去，那我一定会生气的。

曲折的花岗石走廊里有着各种出人意料的角落，但它总的方面一直是向着东南。叔父一直没有忘记观察罗盘，注意

着我们行程的方向。

这条坑道几乎完全是平行的，每六英尺只有二英寸的倾斜率。泉水静静地流着；我把泉水当作熟悉的神仙，引导着我们穿过地球的迷宫。我伸手摸摸又柔和又温暖的泉水，一面倾听着它那陪伴着我们步伐的歌声。

叔父一直在咒骂斜坡的倾斜率过于微小，并且等待着笔直的坑道。然而我们不能选择，如果我们正在接近地心，不管怎么慢，总是好的。

7月10日星期五晚上，据我计算，我们是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东南90英里的地方，是在地下七英里半。这时我们脚下出现了一个形状可怕的坑道，其陡峭的程度使叔父拍手称快。

“现在继续下降，岩石突出的地方可以当作很规则的梯子！”叔父喊道。

7月6日和7日，我们随着断层的螺旋形前进，穿入地壳6英里。这时我们可能是在海拔下面15英里。然而在8日，断层的倾斜率又和缓得多，向东南以 45° 角斜去。

15日，我们已在地下21英里，同时又是在斯奈弗下面150英里。虽然有些累，我们的身体却很好，药箱没有动过。

星期日早晨醒来，我不像往常那样必须准备马上出发了。即使在这么深的地方，放假一天还是很愉快的。此外，我已习惯于穴居生活，简直不再想起太阳、星斗、月亮、树木、房子、小镇和我们从前生活中认为必要的奢侈品。过着这种古老原始的生活，我们已经不关心那些不必要的了不起的东西了。

早饭以后，教授花了几小时忙着整理日记。

“首先，”他说，“我要计算一下我们现在在哪里。回来的时候，我要为我们的旅行画一张地图，这是一张世界纵断面的地图，同时把我们的行程也注在上面。”

“这一定非常有趣，叔叔，不过您的观察能不能达到一个相当准确的程度呢？”

“能。所有的角度和坡度我都仔细地记下来了。我有把握不会算错的。先看看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把罗盘拿来，看看是什么方向。”

我仔细看了一下，回答：“东南偏东。”

“好吧！”教授一面说，一面记下这个方向，立刻很快地计算了一下，“我们出发后已经走了 255 英里了。”

“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大西洋的下面旅行？”

“一点儿不错。”

“也许这时大西洋里正发生着一场暴风雨，我们的头顶正有船只在风浪中摇晃。”我遐想着。

“我们继续算吧。我们现在大概在地下 48 英里。”

“48 英里？地壳的限度！”我叫起来。

“我敢说这是可能的。”

“按照温度上升的规律，这里一定已有 1500°C ！”

“是的，我的孩子！”

“那所有的花岗石应是熔化的。”

“不过你看花岗石并没有熔化，事实推翻了理论。”

“我不得不同意，不过我确实很惊讶。”

“看看温度表是多少度？”

“27 度 6。”

“所以科学家算错了 1472 度 4！那种越下去温度越上升的说法是错误的。”

我没再说什么，不过我仍旧相信有地心热，尽管我还没有感觉到。我想是不是这座死火山的喷道被一层不能熔化的岩质包围着，所以热度传不到这里来？

“叔叔，我同意您的计算是正确的，不过请允许我作出一项推论。”

“快作吧，我的孩子。”

“在冰岛的纬度上，地球的半径大约是 4749 英里，对不对？”

“4750 英里。”

“给它一个整数，就算 4800 英里。我们已经走了 48 英里，也就是 $1/100$ ？”

“正如你所说的。”

“跑了 20 天？”

“正好 20 天。”

“这样我们需要 2000 天也就是说五年半才能到达地心？！”

教授没有说话。

“此外，如果我们每往前走 250 英里同时也就下降 40 英里，我们还是需要好久才能到达地心！”

“你这计算真讨厌！”叔父生气地说，“情况会改变的。别人已经做了，如果他能成功，我也能成功。”

“我希望如此，可是到底我能被允许——”

“你能被允许不开口，不说无聊话，阿克赛。”他挥了挥手，接着问：“现在液体压力计上指着哪里？”

“压力相当大。”

“好吧，你看我们已经慢慢到达这个地步，但并不觉得不方便。”

“我的耳朵觉得有些痛。”

“就会好的。迅速地深呼吸，使你肺里的压力和外界的压力相等。”

“是的，那当然。你有没有注意到听得很清楚？”

“是的，这样可以使聋子也能听到。”

“这密度一定会越来越大吧？”

“是的，根据一条还不十分肯定的规律，它会越来越大的。我们越往下，重量会越来越小，你知道，物体在地球表面的时候，它的重量最大，到了地球中心，就没有重量了。”

“这我知道。可是由于压力增加了，最后空气的密度会和水的密度相等？”

“当然，只要在 710 个大气压力下，它就会跟水的密度一样了。”

“那么我们怎么下去呢？我们要浮起来了！”

“我们可以把石子放在口袋里。”

我不敢再假设下去了，因为我一定会再碰到一些使教授生气的问题。

不过很明显，空气在几千个大气压力下的时候，一定会变成固体，那时候即使我们的身体能吃得消，也无法再往前走而只能停住了。这时候世界上一切推理都谈不上了。

不过我没有把这一点说出来，叔父一定又会把他的那位不朽的萨克奴姗提出来反驳我的。其实他举出这位前人是毫无意义的，用一件很简单的事就可以说明这位冰岛学者的旅行根本不是事实：16 世纪时，还没有发明气压计，也没有发明压力计，萨克奴姗怎么能断定他到达了地球中心呢？

六 剩我一个人

应该承认一切事情还算顺利，我实在不应该再抱怨了。如果我们不再遇到更大的困难，那么我们会达到目的的。那时候将会得到多大的荣誉啊！我的看法开始和黎登布洛克教授一致了。真的，这个变化是不是跟我所处的奇怪的环境有关？也许是。

有好几天，陡峭的斜坡有时直得可怕。在这些可怕的下降过程中，汉恩斯的技巧和他一直动脑筋想出来的绝妙的办法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的确，如果没有他，我们绝不会走过这些斜坡。

然而他一天天地变得更加沉默了。我甚至觉得我们也被感染了。外界的事物对我们的头脑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有一堵墙把我们和外界隔绝了的话，人慢慢就会变得没有思想，也不会讲话了。有很多囚犯由于长久不运用思想，即使没变成疯子，也成了傻子。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事。

8 月 7 日，我们不停地下降后，终于来到了地下 90 英里

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我们头顶上，有着 90 英里高的岩石、海洋、大陆和城市。我们离开冰岛已经有 600 英里了。

这一天，下面的斜坡相当缓和。我走在前面。叔父提着一盏路姆考夫灯，我也提了一盏。我检查着花岗石的性质。等我转身的时候，忽然发现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想一定是我走得太快了，或者是叔父和汉恩斯在什么地方停了下来。我开始往回走，走了一刻钟，看看没有人，我大声地喊，没人回答，我的声音在山洞的回声中消失了。

我开始感到着急，浑身一阵战栗。

“我一定要镇静，”我大声对自己说，“我一定能找到他们——只有一条路，而且我是在前面。我还得回去。”

又走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人的声音。是不是他们跑到我的前面去了？这样想着，我又折回来向前跑。

“在这个迷宫里，我有一位向导，它就是一根不会断的线——汉恩斯小溪，只要顺着它走，一定能找到我的伙伴。”我提醒着自己。我又决定向回走，顺着泉水走。回去前，我想洗一下脸。于是我蹲下身来……

我看见的只有干的沙土，小溪不见了！你能够想象出我那时的恐惧吗？

我无法描写出我的失望，人类的语言中简直没有一个字可以形容。我被活埋了，即将受着饥渴的煎熬死去。

我是怎样离开“汉恩斯小溪”的呢？他们在哪里呢？我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我绞尽了脑汁想找出一条出路来，但我的处境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我走失了。

是的，走失了。在这深不可测的地底下走失了。这 90 英

里厚的地层沉重地压在我的肩膀上，我觉得快被压死了。

我企图回想一些地面上的事，我费了很大劲才做到这一点：汉堡、叔父的房子和我青梅竹马的女孩格劳班……我的面前也出现了一幅幅旅行中的经历：渡海、冰岛、弗立特利克孙先生、斯奈弗！我心想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还存着一线希望，那我准是疯了，一个神智清楚的人应该感到绝望！

“啊！叔叔！”我绝望地喊着。

我说不出责备他的话，因为我知道这个不幸的老人一定也在寻找我，他一定感到非常难过。

当我看到我不可能得到任何人为的帮助，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的时候，我想到了上帝。我回忆起我的童年和我的母亲。我开始祈祷，我那么晚才想到求助于上帝，他可能要怪我。然而我还是虔诚地祈求着。从祈祷中，我的情绪变得比较镇静，比较能够聪明地回想一下我的处境：

我还有够三天的粮食，水壶是满的。

我不能一个人在这儿呆下去，但是我应该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呢？

当然应该折回去往上走！永远往上走！这样我可以回到注定我命运的十字路口，那里有泉水的引导，我也许可以重新回到斯奈弗的山顶。对，最重要的是寻找“汉恩斯小溪”。

我站起身来，倚仗着我那根包铁的棍子，开始抱着希望并且毫不犹豫地往回走，我也知道没有别的什么路可以选择。前半小时并没有什么障碍，我想从坑道的形状、某些突出的岩石和地面的凹凸来认路。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特别的记号。

相反地，我很快看出了这条路不能带我回到原路：这是一条死路，我的前面出现了一道无法越过的岩壁。我跌倒在石头上了。

就在这个痛苦的时刻，我的灯摔坏了！我没有修理的工具，眼见着那亮度越来越小，直到最后我被孤伶伶地扔在黑暗的地球里。

在地面上，即使是最黑的夜里，也不是一点点光亮也没有的，人的眼睛还是能感觉到。但是这儿却一点点光都没有，我是完全变成绝望的瞎子了。

我要逃出去。我加紧了脚步，在这困人的迷宫里一直往下走，好像一个穴居人似的，我奔跑起来，叫着，喊着，吼着，被尖硬的岩石撞伤，摔倒又爬起来，流着血，直想把头撞在某些障碍物上死去！

我这样发疯似地跑着，究竟会跑到什么地方呢？我不知道。几小时以后，我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就像死人似地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当我恢复了知觉，发现我的脸上被泪水沾湿了。我说不出来我昏迷了多久——我没有办法知道。世界上没有像我这样孤独寂寞的！

我流了很多血，浑身都是血。我不愿再想了，我把一切念头都驱逐出我的脑海。疼痛使我难以忍受，我滚到了对面的岩壁旁边。我觉得好像又昏过去了——这一次大概没有苏醒——此时一个很响的声音在我耳边掠过，仿佛是一阵闷雷。它的声波慢慢地在这深渊的远处消失了。

这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一定是地底下发生了什么变化，是

某种气体的爆炸或者某一部分地层坍塌了。

我仍旧倾听着，想听听刚才的声音会不会再响起来。一刻钟过去了，没有再听到什么声音。

我把耳朵贴近我靠着的岩石，我好像听到几个字的声音——模糊、不清、遥远。我浑身颤抖了一下，想道：“这是幻觉！”然而不——仔细听，我的确听到喃喃的声音。但是我的神经太衰弱了，听不清说的什么话。

我忽然又担心这是不是我自己说话的回声。也许刚才我叫喊过而我自己不知道？

我又把耳朵贴到岩壁上边仔细听，我听到低低的几个字，其中一个字就是“迷失了”，说话的语调很哀伤。

是叔父和汉恩斯吗？“救命啊！”我使尽了一切力气喊着，“救命啊！”

我倾听着，在黑暗中等待着一句回答，一声呼喊或一声叹息，然而什么也没有听见。

我不甘心，继续听，找到了能听到最响的声音的地方。“迷失了”又传到我的耳朵。我发现声音并不是通过岩壁传过来的，而是从坑道传过来的——通过某种特别的传音效果。

当我清楚地听到我的名字，我确信是叔父在叫我无疑了。我也明白了要沿着坑道说话，它会像铁丝传电那样把我的声音传过去。然而我一点儿也不能浪费时间，如果他们离开了那块特别的地方，那就不能传音了。

“黎登布洛克叔叔！”我大声喊着，焦急地等回音。不断增加着的空气密度不能加快声音的速度，只能增加它的强度。几秒钟的时间对于我来说犹如几世纪，终于——

“阿克赛，阿克赛，是你吗？”……

“是的，是的。”……

“可怜的孩子，你在哪儿呀？”……

“就在这极黑的地方！”……

“你的灯呢？”……

“灭了。”……

“泉水呢？”……

“不见了。”……

“阿克赛，我可怜的、亲爱的孩子，别灰心！振作起来！我为你掉了不少眼泪，我的孩子。我还开枪作为信号。可别失望，阿克赛。”……

一线希望又回到我的心里。

“叔叔，我们距离多远？”……

后来我们是用表计算说话的传递时间来推算距离的，一秒钟传 1020 英尺，我们算出相距四英里。

“可是我要不要上去或下去？”……我问。

“下去。我们中间有很多走廊，你现在呆着的那一条肯定能把你带到我们这里。站起来走，不要因为你要走到最后才找到我们而害怕。走吧，孩子，走！”……

叔叔的话给了我力量。下降的坑道很陡峭，我拖着脚走，或者滑下去，最后我发现自己以可怕的速度前进着，我已经没办法缓和我的速度，我再也没力气了。忽然我脚下的地裂开了，我感到自己从笔直的坑道里跌下去，头撞在尖硬的岩石上，失去了知觉。

当我苏醒的时候，发现周围半明半暗，我正躺在厚毯子

上。叔父注视着我的脸，捏着我的手。

“亲爱的孩子，你得救了！”他叫道，用手臂抱紧了我。他说话的语气以及表示的关怀使我深深感动，一定要有这样的情况才能引起他真正的体贴。汉恩斯在一旁满意地看着我。

“我们是在哪？”

“明天再说，阿克赛，你太虚弱了，你的头上包上了绷带，不要动它，好好睡吧，孩子，明天你会知道一切的。”

“至少我能知道是几点了，几号了？”

“晚上 11 点，8 月 9 日，星期日，10 号前你不要提问题了。”

我的身体的确非常虚弱，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一会儿就睡去了。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向四周看看。我那用旅行毯子铺成的床就设在可爱的山洞里，山洞装饰着钟乳石，洞底平铺着一层细砂。虽然这里没有灯没有火把，但仍然是半明半暗；几道奇特的光亮看来似乎是从上面穿过狭险的洞口射进山洞的，我还听到萧萧的风声和浪涛的撞击声。

我们是不是回到了地面？叔父是不是放弃了这次的远行，或是已经完成了全部行程后回去了？我怀疑自己究竟真醒了，还是在继续作梦——可能是我头部的创伤使我特别会瞎想。

“早，阿克赛！”叔叔进来了，高兴地说，“我准备为了你是否好了些而打赌呢！”

“我觉得已经好了。你要是不信，我可以大吃一顿向您证明。”我说。

“你可以吃东西。汉恩斯给你涂了些冰岛药，你的伤很快

会好的，现在烧已退了，他真是个可受的家伙。”

叔父一再警告我，可我还是把东西吃得狼吞虎咽。我急于知道现在的情况。

“你能活下来真是怪事！愿上帝保佑，让我们别再分开了。”叔父说我是同好多石子一起滚落的，我流了好多血。

“让我们别再分开？我们的旅行没有结束？我们还没回到地面？”我一口气地问。

“当然没有。”

“那么我一定是真的疯了，因为我好像见到了阳光，听到了风声和波浪澎湃的声音！”

“我不能解释，这无法解释。可是你一定会明白的，你也会同意地质科学还是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让我出去看看！”我叫着，一下子站起来。

“不行，你不能吹风！”

“风？”

“是的，风相当大。你不能这样出去。”

“可是我真的完全好了。”

“再忍耐一下，如果病复发就浪费时间了，因为要渡过去是个很长的过程。”

“渡过去？”

“是的。今天完全休息，明天我们就要坐船了。”

“坐船？太好了！这是一条河还是一个湖？或者是一个海？还有船？”

我的好奇心很强，叔父感到阻止我的好奇心比放纵它更坏，所以他让我穿上衣服。我又裹了毯子，离开洞穴。

起先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的眼睛由于不习惯于光亮，自动地闭上了。当我又张开眼睛的时候，我又惊又喜地喊道：“海！”

七 “地中海”航行

这一大片被叔父称为“黎登布洛克海”的水正是大湖或大海的起点，它一望无际。起伏曲折的海岸把优美的、金黄色的沙滩送给了澎湃的波浪，沙滩上全是原始生物的小贝壳。波浪的互相撞击发出了四周都被围住的空间所特有的奇特而响亮的声音，和风经常把轻轻的泡沫吹到我的脸上。在这个距离波浪 6000 英尺的微斜的海滩上，竖立着巨大的岩壁的壁脚，岩壁向上耸入眼睛所看不见的高处。有些壁脚延伸到海内，形成了被碎浪的牙齿啮嚼着的岬和海角。

由于一道奇特的光亮，我才能清楚地看到这一切景况。这不是日光的照射，也不是月亮发出的灰淡的光线。不——这光亮的穿射性，它那震颤的发散、纯净而干燥的白色，它那股凉气，以及比月光还强的照耀力，显然指出了有一个电源。它好像是一道永远不灭的北极光，照遍了这足以容纳一个海的大山洞。

这幅不可想象的景象，使我的脸颊上重新泛起了健康的颜色；这种浓密的空气把大量氧气带进肺部，很能使人振作起来。

当我跟着叔父绕着陡峭的海角走的时候，我们在前面

500 米的地方看见一个高而密的森林。远处，树呈现着规则的阳伞形，并且带着尖削的几何形的轮廓；大风似乎已经不能影响它们顶部的叶丛，它们仍然像坚硬如石的杉木那样地屹立着。

我们见到了高达三四十英尺的白蘑菇、达 100 英尺的石松植物、巨大的封印木、和北方松树一样高的桫欏以及有圆形并呈叉状的茎和枝、枝端又有长叶、到处都是粗毛的鳞木。这些是世界上第二时期即过渡期的植物，叔父说一个植物学家从没有像他这么有眼福。

我们还见到了古代动物的骨头，证明这里的地层属于沉积地层。我们是这个地下世界里唯一活着的动物。风停的时候，比沙漠上更厉害的寂静笼罩着干燥的岩石，并且悬挂在海洋面上，我想：这个海是怎样的？它通向哪里？

我们的航海工具是木筏。忠实的朋友汉恩斯的巧手将受海水侵蚀已经含有矿质的松树、铁杉、白桦和各种北方的树木当成原料，制成了十英尺长、五英尺阔，横梁由坚实的绳索连在一起的很牢固的“船”，它一下水，就平稳地浮在黎登布洛克海的水面。

8 月 13 日，我们开始了第一天的航行。粮食、行李、仪器、武器和大量新鲜的水都放在木筏上，用两块桶板连在一起做的桅杆、另外一块桶板做的帆架、毯子权充的帆，这是我们的装备，汉恩斯还做了一个舵。

风从东北方吹来，给我们的木筏增加了相当大的动力，仿佛一把有力的扇子一样，推动着帆，使船前进。不久，所有的陆地都在视线中消失了，一样固定的东西也看不见。

中午时分，大团大团的海草浮在海面，生长在海底的12000英尺以下有400大气压力的深处，它们聚合成团，绵延伸展，有时几个小时也看不到它们的尽头。

从被我命名为格劳班港的港口出发起，叔父叫我写“海上日记”，把观察到的一切细小事物和有趣的现象以及风向、速度、经过的路程等等全记下来，我照办了，下面便是我的日记。

8月14日 星期五 刮着稳定的东北风。木筏航行得快而直。海岸大约已在90英里以外。地平线上一无所有。光的强度不变。天气很好，云淡而轻，到处都是像融化了的银子那样的白而发光的大气。温度表上是32℃。

中午，汉恩斯用一块肉作鱼饵，竟钓到一条小鲟鱼。它经叔父研究被认为是属于灭绝了很久的族类，而且它没有眼睛——这可是人们想不到的，接下来钓别的鱼如双鳍鱼也是这样。

8月15日 星期六 海仍旧是那么单调，毫无变化，没有一点儿陆地的影子，水望不到边。

叔父显得着急起来。他曾经估计这个海的长度约90英里，我们已航行了三个90英里，可南方的海岸还是看不见。“我走了这么远的路，并不是到这个池塘里和大家一同划船的！”他说。

8月16日 星期日 一切如旧。天气和昨天一样，只是风稍微有点凉意。我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光线怎么样。我一直担心天会变暗变黑，它还是那样，船影清楚地映在水面上。

这个海的大小一定等于地中海或者大西洋。叔父用 1200 英尺长的绳子系住一把沉重的镐放进水里测水深，但碰不到底。拉镐时有困难，拉上来时发现上面有牙印！是不是往昔的巨兽？这想法使我整天很紧张。

8 月 17 日 星期一 我正在设法回忆侏罗纪动物的特点，大地在侏罗纪似乎整个属于爬虫类。它们的结构和体力是多么巨大啊！目前最大和最可怕的蜥蜴、短鼻鳄鱼和鳄鱼已经大大地变小了，成为它们早期祖先的缩影。

我害怕地看着海，怕从海里窜出一条蜥蜴来。“测量水深真不是个好主意，如果惊动了海兽——”我自言自语。

看看我们的枪，它们还好，可以用。叔父也明白了我的想法，因为他也仔细地扫视着海的动静。

8 月 18 日 星期二 夜色正在来临，这也正是我感到睡意来临的时候。这个海洋上是没有夜晚的，强烈的光亮使眼睛感到困倦，就像离开北极的夏天一样。汉恩斯把着舵，他守卫的时候，我睡着了。

两小时以后，我被一种巨大的震动惊醒了。木筏被一种无法形容的力量从水面上顶了起来，给推到 100 多英尺以外。

“大海豚！”我叫道。400 米以外的海面上有一大块黑色的东西不断地上升和下降着。“还有一条鳄鱼，看看它那巨大的颞骨和几排平齿！哦，它又不见了！”

海面上掀起两长排海水。我们被这大得异乎寻常的海兽吓昏了。汉恩斯想转个方向，以便逃出危险地点，但是还有可怕的敌人：一条 40 英尺宽的大鳖鱼和一条 30 英尺长的蛇，蛇的巨大的脑袋伸出在水面上。

船被团团围住了。我拿起了枪，可是很明显一颗子弹只能在这些兽的鳞皮上打出个小伤痕罢了。

“两个。”汉恩斯说。

是的，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只有两条巨兽，一条有海豚的鼻子、蜥蜴的脑袋、鳄鱼的牙齿，它是古代爬虫类中最可怕的鱼龙；另一条是鱼龙的死敌，是长着鳖鱼壳的蛇颈龙。两只巨兽在离我们大约 300 英尺的地方经过，正在彼此搏斗，完全没有注意我们。

它们互相攻击着，掀起的像山一样的波浪打到我们木筏上，好几次几乎将我们淹没。我们听到响亮的嘶嘶声。接着它们又缠在一起无法辨认。

一小时、两小时过去了。战斗还在进行，时而接近木筏，时而离去。我们一动不动，准备开枪。

忽然两条海兽都不见了，水面上形成了一道真正的涡流。一个巨大的脑袋向上仰着，这是蛇颈龙。它受了重伤。看不到它的大壳，可它的长颈仍然抬起、落下、蜷曲、绕圈，像条巨大的皮鞭子那样打着波浪，像受了伤的蠕虫那样拧扭着。海水溅起来打到我们，连眼睛也睁不开。然而死亡的痛苦不久结束了，长蛇在平稳的波浪上面不动了。

8 月 19 日 星期三 我们的航行又变得跟前几天同样单调乏味，但是与其像昨天那样经历那么大的危险，我情愿保持目前的样子。

8 月 20 日 星期四 风向东北偏北，有时也变。温度很高。我们的速度是每小时十英里。中午时分，听到远处有一种声音——一种不断的低吼声。

大约四点钟，汉恩斯爬到桅杆上面四周环顾了一下，最后他的视线停留在某一点上。“那边！”他说。

叔父拿起望远镜，仔细看了足有一分钟。

“波浪上升起一条巨大的喷口。”他说。

“又是一只海兽？”

“可能。”

“那么我们往西吧，我们已经尝够了这些古代巨兽的滋味！”我建议。

“不，一直往前。”叔父答。

晚上八点钟的时候，我们离这个喷口只有五英里了。这个黑暗而巨大的东西仿佛一个岛似地伸展在海里面。这是不是幻想或者恐惧——在我看来，它高达一英里多！它一动不动，看来已经睡着。它并不是挺出在海面上，而是耸起一排高达 500 英尺的海水。我害怕得几乎想割断帆索，因为我不愿一直飘流到这个怪物的近旁。

“岛！”叔父大声笑着喊道，“无疑是喷泉，就像冰岛上的喷泉一样。”

走近以后就更清楚了。岛很像一条巨大的鲸鱼，“头”伸出在波浪上面 60 英尺高的地方。这个喷泉的广角相当可观，在岛的一端升起。某些时候可以听到响亮的爆炸，巨大的喷口碰到比较猛烈的暴风，摇撼了一下它那羽毛状的水蒸汽，然后一直喷到在下层的云。喷口只有这一个，附近既没有喷气坑，又没有热的泉水，火山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在喷泉。天上的光和水里的闪光相互辉映，每一滴水珠都发出不同的光彩。

汉恩斯熟练地把我们送到岛的一端。我和叔父跳到岛上

去。

我们走在夹杂着矽质凝灰岩的花岗石上，大地仿佛是充满了高热的蒸汽的锅边，在我们的脚下抖动着——热得像火烧一样。我们看到中央一块小的盆地，喷泉就从这块盆地上升起。把温度计伸进沸腾的水里：163°！

在我看来，虽然我们到目前为止显然处在温度对我们有利的条件下，无疑不久我们就要到达热度超过一般限度的地区。

“我们就会明白的。”叔父说的只有这些。他以我的名字命名火山岛。我继续看着喷泉，注意到它的体积在不断变化，忽然增大，忽然缩小，我把这种现象归因于下面积聚着的水蒸汽压力的变化。

从格劳班港航行了 810 英里，离开冰岛已有 1860 英里，我们是在英国下面。

8 月 21 日 星期五 今天，那壮丽的喷泉已经看不见了。风力已经加强，很快地把我们送出阿克赛岛，隆隆的声音也慢慢听不见了。

天气——如果我能这样称它——似乎将要变化。大气里充满了带电的水蒸汽，云很低并呈橄榄色，电光简直不能穿过显然正在上演暴风雨剧的剧场的幕布。

当时我就像一个即将遇到暴风雨的人一样。南方的积云显出不吉利和冷酷的样子。空气很沉重，海很平静。

远处的云好像大包的棉花，它们慢慢胀大，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大；它们似乎重得升不起来，最后又混合在一起，形成吓人的一大团。

大气里面显然充满了电。我的头发好像被电机过了电一样立了起来，我似乎感觉到我的伙伴们如果碰到我，他们就会跳起来。早晨十点钟，这种景象仍然比较明显，任何人都会说，风正在柔和下来，想缓一口气，云层仿佛是个大洞，暴风雨就在里面孕育着。

我设法不想这些吓人的事，但还是不得不说：“看来好像天气很坏。”

教授没有回答。由于看到这个无边无际的海洋伸展在我们面前，叔父觉得大为烦恼。他只耸耸肩。

一片静寂。风变小了——大自然显得死气沉沉，已经停止了呼吸。帆沿着桅杆下垂着，木筏在这沉重而没有波浪的海面上一动不动。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把帆挂在上面，这样一碰到暴风雨，我们就会完蛋。

“我们把它放低些，”我说，“把桅杆放下，这样比较安全。”

“不，不，见鬼！”叔父喊道，“就让暴风雨袭击我们，就此把我们带走。只要暴风雨能把我们带到岸边，我不管是否把我们的木筏打得粉碎！”

这几句话刚刚离口，南方的地平面上突然发生了变化，积在一起的水蒸汽凝结成冰，从云层最远的尽头吹起来的风狂舞着，黑暗不断增加，直到最后我连最简略的日记也记不成了。

木筏被掀了起来，向前跳去。叔父倒了下来，我赶紧爬到他旁边。他紧握着锚索，似乎在欣赏这个景象。

大雨形成一道咆哮着的大瀑布，遮蔽了我们正在拼命的往那儿逃去的地平线。然而我们到达瀑布的时候，桅杆被雷

电劈开了，响亮的雷声里夹杂着刹那的闪光。水蒸汽已经变得白热化，电子打在我们的工具和枪上，发出耀眼的光亮，澎湃的浪头仿佛闪着火光。

强烈的亮光使我目眩，我的耳朵震聋了，我不得不紧靠着芦苇般弯下了的桅杆。

.....

8月23日 星期日 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被一种神奇的力量驱使着，飞速前进。这一夜真可怕，不得安宁——不断的爆炸声。我们的耳朵在流血，不能交谈一句话。

闪电继续着，我看见弯弯曲曲的小道先是往下、然后向上通到花岗石顶。如果它坍下来，那可怎么办？云端里仍旧不断地闪射出电光。无数的水柱冲到空中，然后又轰然倒下，溅起一片水珠。

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叔父直挺挺地躺在船艙。

天越来越热了，我看看温度计，可是水银柱的数字看不清了。

8月24日 星期一 这个海是不是就没有尽头了呢？气压为什么那么低？再不会恢复原状了吗？我们除了汉恩斯外，都被疲乏征服了。我们对着东南方向行驶，从马克赛岛算起已经旅行了600多英里了。

中午时候，暴风雨更激烈了。我们把一切东西都绑在木筏上，包括我们自己，并且让波浪在我们头上溅过。

叔叔走近我，说了几个字。他好像是说“我们完了”，但我不大肯定。

我写字告诉他：“我们把帆拿掉。”叔父同意。

忽然在木筏附近出现了一个火红的球，同时桅杆和帆被卷到很高的地方，看起来就好像古代奇特的鸟——翼龙一样。

我们给吓得瘫痪了：这个半蓝半白、直径大约有十英寸的火球，以极快的速度在暴风雨的冲击下滚动着。它到处飘荡：落在木筏的一块木板上，在粮食口袋上跳动着，又轻轻地跳下，然后再弹起来碰着弹药筒。可怕，它要爆炸了！不，这明亮的东西离去了——在汉恩斯身边飞翔着，然后又到叔父和我的身边徘徊。它在我的脚旁转动，我想走开，可是不可能。氮气的味道弥漫在大气里，使我们感到窒息。

我为什么不能拔脚后退呢？啊，我明白了，这个带电的球已经吸住了所有的铁器：仪器、工具和枪都摇撼着并且发出当啷当啷的声音。我鞋底的钉子牢牢地吸住了绑在木头上的铁板。

最后，正当这只火球要来抓我的脚时，我用力把脚移开了——

啊，多强的光啊！这个球已经忽然变成无数道喷向天空的火光！现在一切都完了，我看到叔父四肢摊开地躺在木筏上，汉恩斯仍然拿着舵，可是由于他浑身都是电，一直在吐火。

我们在往哪儿去？我们在往哪儿去？

.....

8月25日 星期一 我头晕了好久，刚刚恢复过来，暴风雨继续着——闪闪的光亮好像一条一条的蛇。

我们还在海上吗？是的，我们以一种无法计算的速度前进着。我们已经过了英国、英吉利海峡、法国，也许已经过

了整个欧洲！

.....

又是一种新的声音——什么东西在冲击着岩石！
我们触礁了！

八 最后的旅程

木筏虽然失事了，但我的航海日记没丢，而且其他东西也都在，有些是汉恩斯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回来的。

终于见到陆地了。叔父的心情极好。他的两个观点让我有些吃惊更有些失望。他说：

“这个看来无边无际的海结束了，现在我们又能够下降而往地心进发了；我相信我们不会从原路回地面去的。”

食品还够四个月的，石洼里的雨水可以用来作饮料，水的问题也不用担心。但是我还是怀疑叔父是不是疯了。我真想让暴风雨把我带回德国去，让我和格劳班立刻举行婚礼。

叔父需要知道现在的方位。他拿出罗盘，把它放平了，然后观察着指针。它先摇动了几下，接着由于磁力的影响便就位了。他凝视了一番，擦擦眼睛，再仔细看。

“怎么回事？”他转身对我说。

我走过去，情不自禁地惊叫了一声，因为我们的对面是海，但指针一直指着的是陆地！

“我不能忽略任何东西，”叔父说，“因为命运把我驱逐到这块海岸上来，如果我没有对它勘探一番，我不愿离开。”

这句话只要被解释为如果我们回到了北面的海岸，那也不是我们刚才出发的地方，那么它的意思就可以理解了。我们认为格劳班港一定在西面的地方。所以彻底地检查一下这块新的环境，倒是个聪明的想法。

我想海曾经淹没过它现在不能达到的这块地方。而这个地面下 120 英里的海洋的成因，我设想从前一定有过一条罅隙，海水就从那里流下来，后来罅隙又被填塞了，否则这个大洞里面一定全部都充满着海水，或者是这些水遇到地下的热。因而已经大大蒸发，这就造成了我们头上的云和我们尝受过的带电的暴风雨。

波浪和山脚间的距离很宽，我们的脚底踏碎了无数个各种式样各种大小的贝壳——史前动物的遗迹。教授仔细地观察每一条石缝，每发现一个裂口，他就要郑重其事地测量一下它的深度。

我们困难地在夹杂着火石、石英、冲积物的花岗漂砾上前进，忽然见到一块满是骨头的田地（平原）。它令人感到这是块宽大的墓地，里面有二千年来人类的遗体，而且一直伸展到地平面。这块只有三英里见方的土地上写着一篇古代动物史。

“阿克赛！阿克赛！”突然传来叔父颤抖的声音，“一个人头！”

看来第四纪人的化石的真实性看来是无可怀疑的了。这证明了在第四纪的时候，就有人类存在的说法。作为这种理论的支持者，到这时候，叔父的惊奇和愉快就可以理解了，尤其当他再往前走 20 步后，他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标本，而且接

下去每走一步差不多就可以碰到一个。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无法解决，那就是这些人和动物是死了以后才由于地震而陷到这黎登布洛克海的海岸上来的呢，还是他们根本就是生活在这里的？在这荒凉的地洞中会不会有活的穴居呢？

走了一英里后，我们见到一片大森林的边缘。叔父冒险走了进去。我也跟随着，心里害怕：既然大自然在这里有一大片可吃的植物，难道这里就遇不到什么巨大的哺乳动物吗？

我先是看到上千种好像牛、骆驼这样的反刍兽所珍爱的小树，接着是在地球上分布在各个不同地区的树——芭蕉树、澳洲的加利树、挪威的松树、北方的枫树以及新西兰的香树。

忽然，我想我看到——不，我的确看见树下有庞然大物在移动！那是一群乳齿象，不再是化石，是活的！这些大象的鼻子在树下蜷曲着，好像大批蟒蛇一样。我听到它们的牙撕裂这些古树的树皮发出的声音。树枝折断了，大批树叶被撕下并且消失在巨兽的大喉咙里。

叔父也看见了。他用胳膊抓住我喊道：“来，向前！向前！”

“不，”我回答，“不！我们没带武器，怎么能抵抗这些巨大的四足兽呢？没有一个人敢大胆地向它们挑战！”

“没有人敢吗？”叔父压低了声音说，“你错了，阿克赛！看，那儿，我看到了一个活的——像我们一样活的——人！”

果然，不到 $\frac{1}{4}$ 英里外，一个人靠着一棵高大的贝壳杉，看守着大群的乳齿象！

看守野兽的人本身比野兽更大！他身高 20 多英尺，那和水牛头一样大的脑袋，一半藏在他那蓬乱的头发里——名副

其实的鬃毛和古代大象的鬃毛一样。他手里挥舞着一根巨大的树枝，他是能指挥这些巨兽的巨人。

我们呆住了。可是没多久我们意识到必须立刻跑掉。“来，来！”这次叔父倒是跟着我跑起来，在极度的惊惶中终于出了这片明亮而死寂的树林。

虽然我很清楚这是一片我们从没到过的土地，但我常常看见一堆堆和格劳班港那边形状相似的岩石。泉水和瀑布从某些突出的岩石上流下来，又使我似乎看见了我们的“汉恩斯小溪”以及我昏迷后苏醒过来的洞穴。

“你有没有搞错，阿克赛？”叔父问。

“很难肯定，这些岩石都那么相像。”我也搞不清。

“那是什么？”叔父指着沙滩上发光的一个东西。

我跳过去，拾起的是一把匕首。

“不是我们的，”叔父仔细地看，“这是16世纪的东西，来自西班牙。”

“你是说——”

“刀口上的锈不是一天、一年而是几世纪的！看刀的凹口，准是一个人先来过，他用这匕首刻下名字，还想指出通向地心的路。”

我知道叔父的意思，他是在指一个人说的。我们抱着极大的兴趣查看起来。

不久我们来到海岸变得狭窄的地方，海一直向上延伸到作钮状突出的扶壁脚下，中间大约只有六英尺。在这块突出的岩石中间，有一个进口通到黑暗的坑道。

那里，在一块花岗石板上有两个神秘的字母，被磨蚀了

一半的字母就是勇敢而异想天开的旅行者姓名的两个首字母“A. S.”。

“阿思·萨克奴姗！”叔父喊道。

我惊讶得几乎发呆了。岩石上不但明明刻着这位有学问的炼金术者的签名，而且我手里还拿着那曾经用来签这个名字的笔。除非我多疑得没有道理，我不能再怀疑这位旅行者的存在和他远征的真实性了。

“了不起的天才！”叔父一直沉迷在对阿恩·萨克奴姗的赞赏中。“我也要把我的名字刻在这花岗石的一页上面。然而无论如何，你在你发现的这个海里所遇到的这个海角，要让后人永远知道它名叫萨克奴姗海角！”

当我已经向着那黑暗的坑道跑去时，教授止住了我，一向容易冲动的他，这次保持着忍耐和镇静，他说道：“我们先回到汉恩斯港，把木筏带来。”

“叔叔，我们真是一直得天独厚，即使暴风雨也给我们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对，阿克赛，我们本来向南航行，可是我们却转了方向，向北来到这里，这是命中注定的，这已经不是惊奇不惊奇的问题了，我也无法解释。”

出发前的一切都已安排好。我们登上了木筏，挂起了帆，汉恩斯掌着舵，沿着海岸向萨克奴姗海角进发。

不到三小时，也就是大约下午六点钟时，我们到达可以上岸的地方。我们决定先看看那个新出现的坑道。

坑道的开口几乎是圆圆的，直径大约五英尺，大约走了六步以后，我的脚被一块巨大的石块挡住了。左右并没有一

条出路。

“这石头上有一些年代不久的裂纹，好像是一只巨人的手划出来的，这是被大石块撞出来的，它一定是由于震动力太大才掉下来把这条道路堵住的。这个意外的障碍，萨克奴姗没遇到。如果我们不能把石头移开，就到不了地心！”叔父说。

用炸药，把石头炸掉，我们一致同意这个方案。

冰岛人取来一把镐，用镐凿一个小洞放炸药，关键还要凿出一个大得能够放 50 磅火棉的洞眼，火棉的爆炸力要比火药大四倍。我忙着帮助叔父用放在亚麻布做成的细管里面的湿火药作成一条很长的引火线。

半夜的时候，一切就绪。我得等六小时。

第二天，8 月 27 日，星期四，是这次地下旅行的伟大日子。现在想起，我的心还不得不由于恐惧而跳动起来。从那时候起，我们的理智、判断力和机敏都不能发挥作用，我们仅仅成为地球威力的玩物了。

六点我们起身。我要求得到点燃炸药的荣誉，叔父和向导先上木筏。“去吧，我的孩子，然后马上回到我们这儿来。”

导火索燃烧十分钟，我有足够的时间，点火后我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我跑回到海岸上。我们把木筏推到海里去。离开海滩大概 50 英尺。

“四分、三分……”叔父注视着时辰表的针。我的脉搏每半秒跳动一下。

“两分、一分……”

发生了什么？我想我并没有听到爆炸声。然而岩石像一道幕幔似地打开了，我看到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海洋由

于一阵震撼，海面上产生了巨大的波浪，木筏就在浪头上垂直地立了起来。

我们全都被掀倒了。不到一秒钟，漆黑代替了光亮。这时候我感到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支持我们，这支持不是对我们的脚而言，而是对我们的木筏而言。我想对叔父讲话，可是海水的吼声使我不可能说出来。

我明白发生了什么——爆炸使得有很多罅缝的岩石发生了一次地震，通向无底洞的路已经打开，海水像洪流一样注下，把我们一齐带走。

一小时，可能是两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我们的胳膊相联，捏紧着彼此的手，以免被冲出木筏以外；每当木筏撞在岩壁上的时候，我们就受到猛烈的震动，幸好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由此我们肯定过道变宽了。

这显然是萨克奴姗通往地心之路。然而由于我们的轻率，把海水也一齐带着往下走。

当我忽然看到我附近有一道光亮相亮了汉恩斯镇静的面容时，我感到惊奇：汉恩斯点亮了灯，虽然火焰颤动得几乎要熄灭，它仍然在一片可怕的漆黑里放出一些微光。我估计我们的时速可以达到 90 英里。

几小时过去了，情况没有改变。但是行李大都丢失了，仪器只剩了罗盘和时辰表，还有绕在剩下的桅杆上的一些绳子。一把镐也没有了。最糟的是粮食袋没有了，每条缝和每个角落都找遍了，也没有，我们的全部食物只是一块干肉和几片饼干。

死的可能性太多了。何必担心挨饿呢？也许来不及挨饿

就已经死了！

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我从吹在我脸上的风觉察到我们前进的速度又加大了一倍，现在几乎是垂直地下坠。叔父和汉恩斯都用手紧拉着我。过了一会儿，我感到一下震动，木筏并没有碰到什么硬东西，可是下坠停止了。一大股水往上升起，侵占了木筏的表面，我觉得自己被淹溺——不能呼吸。

我想是晚上十点钟。我感觉到安静已经代替了长久地充满在我耳朵边的海水的吼声。“我们在上升！”叔父说。“我们是在直径不过 20 英尺的狭窄的井里。水冲到洞底后，重新上升了。”

“到哪儿去？”

“不知道。上升的速度大概每分钟 600 英尺，一小时十公里半。照这样，我们可以很快升到地面。”

我们把剩下的东西分吃了，听任上升，上升。当时温度也不断上升，只有钢铁厂熔炉中的温度才能跟它相比。水是沸腾的。

我注意到脚下发生了奇特的震动，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

“爆炸，阿克赛。”叔父说。

“爆炸！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活火山的喷口？”

“我想是的，这是我们所能遇到的最好的事情。这是我们回到地面的唯一机会！”

又上升了整整一夜后，显然我们被爆炸性的震动掀了起来，木筏下面是沸腾的水，水的下面是一片包括岩石的熔岩，那些岩石从陷口里喷出来的时候，向各个方向飞进。然而这

不是死火山斯奈弗，而是一座正在大力活动的火山。

我搞清楚了是什么力量把我们往上推的：是积聚在地底下的蒸汽。

“我们要窒息的。”我喊道。

“不会窒息，阿克赛，喷道越来越宽了，而且只有一种粘性的岩流在把我们带到陷口的口上去。”

接下去，木筏忽走忽停，叔父说这是一个间歇火山，而且我们所在的并不是主要的喷火口，只是在它的旁边。

火烫的空气使每个人喘不过气来，我希望是在零下 30° 的北极。

汉恩斯的面孔最后一次在火光中出现，我这才理解到一个罪犯，当他被绑在炮口，而且一开炮就可以把他的肢体在空中打得四分五散时的心情。

.....

我不想相信我的眼睛，可是我周身的曝晒却不允许我再怀疑：我已经半裸着身体从陷口里走了出来，过去我们渴望了两个月但是没有得到的光亮，现在就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回到了地面！

什么样的旅行，多么了不起的旅行啊！我们从一个火山口进去，又从另一个火山口出来，而两者相距四千英里，后者是在西西里北部地中海的里面。

叔父成了伟大的人物。他在大会上作报告，告诉人们我们远征的经过，只省略了罗盘的事。而且他对客观环境万分艰险，使他不能到达真正地心深感遗憾。他得到了终生的荣誉。

让叔父真正遗憾的是得了思乡病的汉恩斯执意要回到家乡。

格劳班成了我的妻子，我们过着幸福的日子。

半年后，我偶然看到那罗盘，发现它指的是南——好了。

“显然是颠倒了两极，怎么回事呢？”叔父问。

“黎登布洛克海上发生风暴的时候，那团火球磁化了木筏上的铁，同样也捉弄了我们的罗盘！”我笑着说。

“啊，原来是电玩弄的鬼把戏！”叔父大笑起来。从此，他成了最快乐的科学家。